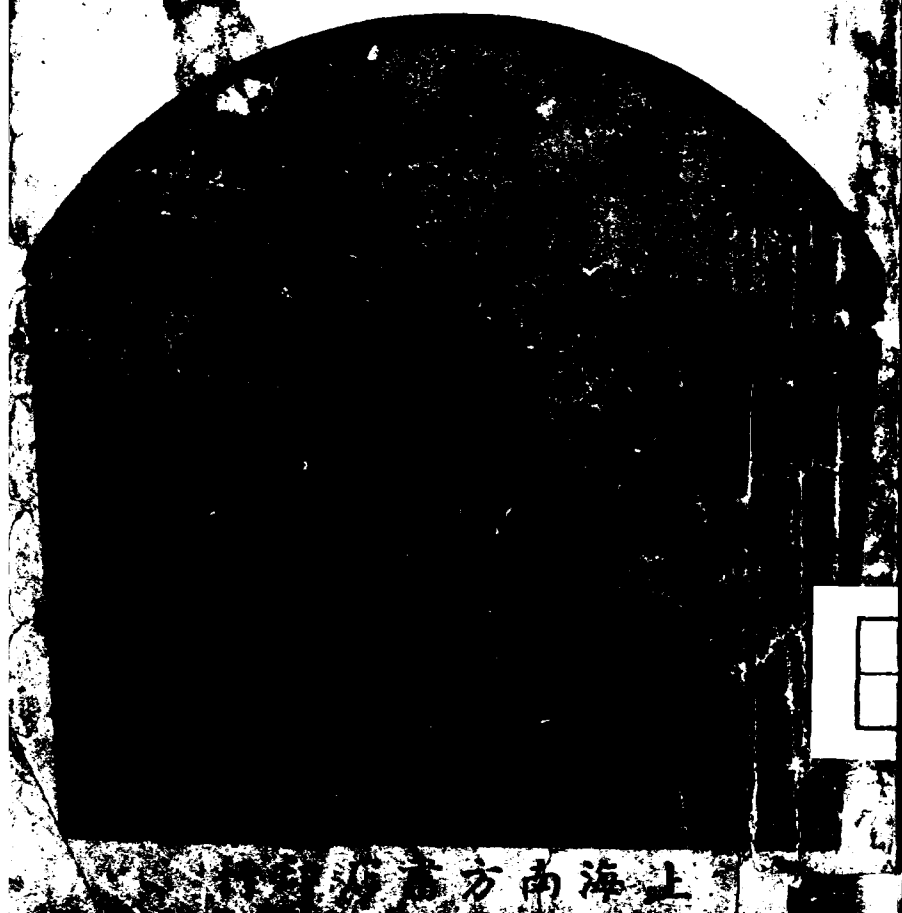


草莽奇人傳

顧明道 著



上海南方書局發行

魯彥著

小小的心

天馬書店印行



3 0528 3024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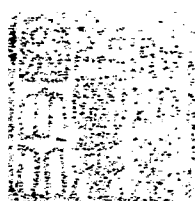
857.63
117-3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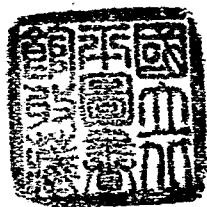
小小的心.....	一
一篇抄襲的戀愛故事.....	三一
他們戀愛了.....	三九
胖子.....	五七
興化大炮.....	七一
戀愛行進.....	九三

夜

..... 113



小小的心



賴友人的幫助，我有了一間比較舒適而清潔的住室。淡薄的夕陽的光在屋頂上徘徊的時候，我和一個挑着沉重的行李的挑夫穿過了幾條熱鬧的街道，到了一個清靜的小巷。我數了幾家門牌，不久便聽見我的朋友叫聲：

「在這裏」他說，一手指着白色圍牆中間的大門。

呈現在我的眼前的是一座半舊的三層洋樓：映在夕陽中的枯黃的屋頂露着衰疲的神情；白的牆壁現在已經變成了灰色，頗帶幾分憂鬱；第三層的樓窗全關着，好

幾個百葉窗的格子斜支着；二層樓的走廊上，晒晾着幾件白色的衣服。

我帶着幾分莫名的悵惘，跟着我的朋友走進了大門。這裏有很清鮮的空氣，小小的院子中栽着幾株花木。樓下的房子比較新了一點，似乎曾經加過粉飾的功夫。廳堂中滿掛着字畫，一個穿西裝的中年男子在那裏和我的朋友招呼。經過他的身邊，我們走上了一條樓梯。樓上有幾個婦人和孩子在樓梯口觀望着我們。樓上的廳堂中供着神主的牌位，正中的牆壁上掛着一副面貌和善的老人的坐像，從香爐中盤繞出幾縷殘烟，帶着沉幽的氣息。供桌外面擺着兩張方桌，最外面的一張桌上放着幾雙碗筷，預備晚餐了。我的新的住室就在廳堂東邊第一間，兩個門：一個通廳堂，一個朝南通走廊的兩扇玻璃門。從朝東的窗子望出去，可以看見鄰家園子裏的極大的榕樹。床鋪和桌椅已由我的朋友代我佈置好，我打發挑夫走了，便開始整理我的行李。

婦人和孩子們走到我的房裏來了，眼中露着好奇的光。

「請坐，請坐，」我招待他們說。

她們嘻嘻笑着，點了點頭，似乎會了意。

「這是二房東孫先生的夫人，」我的朋友指着一位面色黝黑的三十餘歲的婦人，對我介紹說。

「這位老太太是住在廳堂那邊李先生的母親，」他又指着一個和善的白頭髮的老婦人，說。

「這兩位女人是他們的親戚……」

「啊！啊！請她們坐罷，」我說。

她們仍嘻嘻的笑着，好奇的眼光不息的在我的身上和我的行李上流動。

最後我的朋友操着流利的本地話和她們說了。他是在介紹我，說我姓王，在某一個學校當教員，現在放了假，到某一家報館來做編輯了。

「上海郎（？）」那位老太太這樣的問。

「上海郎，」我的朋友回答說。

我不覺笑了。這樣的話我已經聽見不少的次數，只要是說普通話，或者是說類似普通話的人，在這裏是常被本地人看做上海人的。「上海」這兩個字在許多本地人的腦中好像是福建以外的一個版圖很大的國名，牠包含着：遼寧，吉林，黑龍江，河北，河南，山東，江蘇，浙江，山西，陝西，甘肅，四川，湖北，湖南，江西，……一句話，這就等于中國的別名了。我的朋友並非不知道我不是上海人，只因這地方的習慣，他就順口的承認了。

「上海郎！紅阿（二）！」忽然一個孩子在我的身邊低聲的試叫起來。

黃昏已在房內撒下了朦朧的網，我不十分能够辨別出這孩子的相貌。他約莫有四五歲年紀，很覺瘦小，一身骯髒的灰色衣服，左眼角下有一個很長的深的疤痕，

(一) 廈門音，「人」讀爲「耶」。

(二) 廈門音，「王」讀爲「紅」。

好像被誰挖了一條溝。

「頑皮的孩子！」我想，心裏頗有幾分不高興。雖然是孩子，但我懂得她第一次這樣叫我是帶着輕視的意味的。

「阿品！」果然那老太太有點生氣了，她很嚴厲的對這孩子說了一些本地話，

「——紅先生！」

「紅先生……」孩子很小心的學着叫了一句，聲音比前更低了。

「紅先生！」另外在那裏呆望着的三個小孩也跟着叫了起來。

我立刻走過去，牽住了他的小手，蹲在他的面前。我看見他的眼睛有點潤濕了。我撫摩着他的臉，轉過頭來向着老太太說，「好孩子哪！」

「好孩子？——Pat (it)！」她笑着說。

「里姓西米？」（四）我操着不純粹的本地話問這孩子說。

「姓……譚！」他沉着眼睛，好像想了一想，說。

「他姓陳，」我的朋友立刻插入說，「在這裏，陳字是念做譚字的。」

我點了一點頭。

「他是這位老太太的外孫——喔，時候不早了，我們出去吃飯吧！」我的朋友對我說。

我站起來，又望了望孩子，跟着我的朋友走了。

阿品，這瘦小的孩子，他有一對使人感動的眼睛。他的微黃的眼珠，好像蒙着一層薄的霧，透過這薄霧，閃閃的發着光。兩個圓的孔彷彿生得太大了，顯得眼皮不易合攏的模樣，不常看見他的眨動，牠好像永久是睜開着的。眼珠往上泛着，下面露出了一大塊鮮潔的眼白，像在沉思什麼，像被什麼所感動。在他的眼睛裏，我看見了憂鬱，悲哀。

(三) 「壞」，讀爲 Peh。

(四) 「你」讀爲「里」；「什麼」，爲讀「西米」。

「住在外婆家裏，應該是極得老人家的撫愛的——他的父母可在這裏？」在路上，我這樣的問我的朋友。

「沒有，他的父親是工程師，全家住在泉州。」

那末，為什麼願意孩子離開他們呢？「我好像一個偵探似的，極想知道他的一切。」大概是因為外婆太寂寞了吧？」

「不，外婆這裏有兩個孫子，不會寂寞的。聽說是因為那邊孩子太多了，纔把他送到這裏來的哩！」

「喔——」

我沉默了，孩子的兩個憂鬱的眼睛立刻又顯露在我的眼前，像在沉思，像在凝視着我。在他的眼光裏，我聽見了微弱的憂鬱的失了母愛的訴苦；看見了一顆小小的悲哀的心……

第二天早晨，阿品獨自到了我的房裏。「紅先生！」他顯出高興的樣子叫着，

同時睜着他的沉思的眼睛凝望着我。我叫着他的名字，走過去牽住了他的小手。這房子，在他好像是一個神異的所在，他凝視着桌子，牀鋪，又擡起頭凝望着壁上的畫片。他的眼光的流動是這樣的遲緩，每見着一樣東西，就好像觸動了他的幻想，呆住了許久。

「紅先生！」他忽然指着壁上的一張相片，笑着叫了起來。

我也笑了，他並不是叫那站在他的身邊的王先生，他是在和那站在亭子邊，揀着一包東西的王先生招呼，我把這相片取下來，放在椅子上。他凝視了許久，隨後伸出一隻小指頭，指着那一包東西，說了起來。我不懂得他說些什麼，只猜想他是在問我，拿着什麼東西。「幾本書」，我說。他擡起頭來望着我，口裏咕嚕着。「書！」我更簡單的說，希望他能夠聽出來。但他依然凝視着我，顯然他不懂得。我便從桌上拿起一本書，指着說，「這個，這個，」他明白了，指着那包東西，叫着「茲！茲！」「讀茲？」我問他說。「讀茲，里讀茲！」他笑着回答。「這個叫

西米？」我指着茶壺。「隊閣。」「這叫西米？」我指着茶杯。「隊杯。」「隊閣，隊杯！隊閣，隊杯！」我重覆的念着。想立刻記住了本地音。「隊閣，隊杯！隊閣，隊杯！」他笑着，緩慢的張着小嘴，泛着沉思的眼睛，故意反學我了。薄的紅嫩的兩脣，配着黃黑殘缺的牙齒，張開來時很像一個破爛了的小石榴。

從這一天起，我有了一個很好的教師了，他不懂得我的話，我也不懂得他的話，但大家嘖嘖咕嚕的說着，經過了一番推測，做姿勢以後，我們都能夠瞭解幾分。就在這種情形中，我從他那里學會了幾句本地話。清晨，我還沒有起床的時候，他已經輕輕地敲我的門。得到了我的允許，他進來了。爬上凳子，他常常抽開屋子找東西玩耍。一張紙，一枝鉛筆，在他都是好玩的東西。他亂塗了一番，把紙搓成團，隨後又展開來又搓成了團。我曾經買了一些玩具給他，但他所最愛的却是晚上的蠟燭。一到我房裏點起蠟燭，他就跑進來凝視着蠟燭的溶化，隨後挖着凝結在燭旁的餘滴，用一只洋鐵盒子裝了起來。我把牠在火上燒溶了，等到將要凝結

時，取出來捻成了魚或鴨。他喜歡這蠟做的東西，但過了幾分鐘，他便故意把牠們打碎，要我重做。於是我把蠟燭捻成了麻雀，猴子，隨後又把破爛的麻雀捻成了碗，猴子捻成了筷子和湯匙，最後這些東西又變成了人，兔子，牛，羊……他笑着叫着，外婆家裏一個十二三歲的丫頭幾次叫他去喫晚飯，只是不理她。「喫了飯再來玩吧，」我推着他去，也不肯走。最後外婆親自來了，她嚴厲地說了幾句，好像在說：如果不回去，今晚就關上門，不准他回去睡覺。他纔走了，走時還把蠟燭帶了去。喫完飯，他又來繼續玩耍，有幾次疲倦了就躺在我身上，問他睡在這裏吧，他並不固執的要回去，但隨後外婆來時，也便去了。

阿品有一種很好的習慣，就是拿動了什麼東西必定把牠歸還原處。有一天，他在我抽屜裏發現了一隻空的美麗的信封盒子。他顯然很喜歡這東西，從家裏搬來了一些舊的玩具，裝進在盒子裏，搖着，反覆着，來回走了幾次，到晚上又把玩具取出來搬回了家，把空的盒子放在我的抽屜裏。盒子上面本來堆集着幾本書，他照樣

地放好了。日子久了，我們愈加要好起來，像一家人一樣，但他拿動了我的房子裏的東西，還是要把牠放在原處。此外，他要進來時，必定先在門外敲門或喊我，進了門或出了門就豎着腳尖，握着門鍵的把手，把門關上。

阿品的舅舅是一個畫家，他有許多很好看的畫片，但阿品絕不去拿動他什麼，也不跟他玩耍。他的舅舅是一個嚴肅寡言的人，不大理睬他，阿品也只遠遠地凝望着他。他有三個孩子都穿得很漂亮，阿品也不常和他們在一塊玩耍。他只跟着他的公正慈和的外婆。自從我搬到那裏，他纔有了一個老大的伴侶。雖然我們彼此的語言都聽不懂，但我們總是囁嚅咕嚕的說着，也互相了解着，好像我完全懂得本地話，他也完全懂得普通話一樣。有時，他高興起來，也跟我學普通話，代替了遊戲。

「茶壺！」我指着桌上的茶壺說。

「茶渦！」他學着說。

「茶杯！」

「茶杯！」

「茶瓶！」

「茶餅！」

「這個叫西米？」我指着茶壺，問他。

「茶餅！」他睜着眼睛，想了一會，說。

「不，茶壺！」

「茶渦！」

「這個？」我指着茶杯。

「茶杯！」

「這個？」我指着茶壺。

「茶渦！」他笑着回答。

待他完全學會了，我倒了两杯茶，說：「請，請！喝茶，喝茶！」

於是他大笑起來，學着說，「請，請，喝茶，喝茶！里夾，里夾(五)！」

「你喝，你喝！」我改正了他的話。

他立刻知道自己說錯了，又哈哈大笑起來。隨後却又故意說：「你喝，你喝！里夾，里夾。」

「夾里，夾里！」我緊緊地抱住了他，吻着他的面頰。是的，我的確願意把他喫掉了。

他把頭貼着我的頭，靜默地睜着眼睛，像有所感動似的。我也靜默了，一樣地有所感動。他，這可愛的阿品，這樣幼小的時候，就離開了他的父母，失掉了慈愛的親熱的撫慰，寂寞伶仃地寄居在外婆家裏，該是有着莫名的悵惘吧？外婆雖然是夠慈和了，但他還有三個孩子，一個兒子，又沒有媳婦，須獨自管理家務，顯然是沒有多大的閒空，可以儘量的撫養外孫，把整個的心安排在阿品身上的。阿品是不

是懂得這個，有所感動呀？我不知道。但至少我是這樣地感動了。一樣的，我也離開了我的老年的父母，伶仃地寂寞地在這異鄉。雖說是也有着不少的朋友，但世間有什麼樣的愛情能和生身父母的愛相比呢？……他願意佔有我嗎？是的，我願意佔有他，永不離開他；……讓他做我的孩子，讓我們永久在一起，讓膠一般的把我們粘在一起……

「但是，你是誰的孩子呢？你姓什麼呢？」我含着眼淚這樣地問他。他用驚異的眼光望着我。

「里姓西米？」

「姓譚！」

「不，」我搖着頭，「里姓王！」

「里姓紅，瓦姓譚！」

（五）你喫，你喫！

我姓王，里也姓王！

「王也姓紅，里也姓紅！」他笑了，在他，這是很有趣味的。

於是我再重覆的問了他幾句，他都答應姓王了。

外婆從外面走了進來，聽見我們的問答，對他說：「姓譚！」但是他搖了一搖頭，說：「紅。」外婆笑着走了。外婆的這種態度，在他好像一種准許，從此無論誰問他，他都說姓王了，有些人對他取笑說，你就叫王先生做爸爸吧，他就笑着叫我一聲爸爸。

這原是徒然的事，不會使我們滿足，不會把我們中間的缺陷消除，不會改變我們的命運的，但阿品喜歡我，愛我，卻是足夠使我暫時自慰了。

一次，我們附近做起馬戲來了。我們可以在樓頂上望見那搭在空地上的極大的帳棚，帳棚上滿綴着紅綠的電燈，晚上照耀得異常的光明，軍樂聲日夜奏個不休。滿街貼着極大的廣告，列着一些驚人的節目：獅子，熊，西班牙女人，法國兒童，

非洲男子……登場奏技，說是五國人合辦的，叫做世界馬戲團。承朋友相邀，我去看了一次，覺得兒童的走索，打鞦韆，女人的跳舞，矮子翻跟斗，阿品一定喜歡看，特選了和這節目相同，而沒有獅子，熊奏技的一天，得到了他的外婆的同意，帶他到馬戲場去。場內三等的座位已經滿了，只有頭二等的票子，二等每人二元，兒童半價，我只帶了兩塊錢。我要回家取錢，阿品却不肯，拉着我的手要走進去，他聽不懂我的話，以為我不看了，急得眼淚都快流出來。直到我在那裏遇見了一位朋友，阿品纔高興的跳躍着跑了進去。

幾分鐘後，幕開了。一個美國人出來說了幾句恭敬的英語，接着就是矮子的滑稽的跟斗。阿品很高興的叫着，搖着手，像表示他也会翻跟斗似的。隨後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子出來了。她攀着一根索子一直揉到帳棚頂下，在那裏，她縱身一跳，攀住了一個鞦韆，即刻踏住木板，搖盪幾下翻了幾個轉身，又突然一翻身，落下來，兩脚勾住了木板。這個鞦韆架搭得非常高。底下又無遮欄，倘使技術不嫻熟，

落到地上，粉身碎骨是無疑的。在幽揚的軍樂中，四面的觀衆都齊聲鼓掌起來，驚羨這小小女孩子的絕技。我轉過臉去看阿品，他只是睜着眼睛，驚訝的望着，不做一聲。他的額角上流着許多汗。這時正是暑天的午後，陽光照在篷布上，場內坐滿了人，外婆又給阿品罩上了一件乾淨的藍衣，他一定太熱了，我便給他脫了外面的罩衣，又給他抹去頭上的汗。但是他一手牽着我的手，一手指着地，站了起來。我不懂得他的意思，猜他想買東西喫，便從衣袋裏摸出一包糖來，遞給了他，扯他再坐下來。他接了糖沒有喫，望了一望鞦韆架上的女孩，重又站起來要走。這樣的扯住他幾次，我看見他的眼中包滿了眼淚。我想，他該是要小便了，所以這樣的急，便領他出了馬戲場。牽着他的手，我把他帶到一個僻靜的角落裏，但他只是東西張望，卻不肯小便。我知道他平常是什麼事情都不肯隨便的，又把他帶到一處更僻靜，看不見一個人的所在。但他仍不肯小便。許是要大方便了，我想，從袋裏拿出一張紙來，扯扯他的褲子，叫他蹲下。他依然不肯。他只嚶嚶咕嚕的說着，扯着我的

手要走，難道是要喫什麼嗎？我想。帶他在許多攤旁走過去，指着各種食品問他，但他搖着頭，一樣也不要，扯他再進馬戲場又不肯。這樣，他着急，我也着急了。十幾分鐘之後，我只好把他送回了家，我想，大概是什麼地方不舒服吧？倒給他担心起來。一見着外婆，他就跑了過去，流着眼淚，指手劃腳的說了許多話。

「有什麼事嗎？」我問他的舅舅說，「爲什麼就要離開馬戲場呢？」

「真是蠢東西，說是翻鞦韆的女孩子這樣高的地方掉下來怎麼辦呢？所以不要看了哩！」他的舅舅埋怨着他，這樣的告訴我。

咳，我才是蠢東西呢！我一點也沒有想到這上面來，我完全忘記了阿品是一個孩子，是一個有着潔白的紙一樣的心孩子，是一個富于同情的孩子！我完全忘記了這個，我把他當做大人，當做了一個有着蠻心的大人看待，當做了和我一樣殘忍的人看待了……

從這一天起，我不敢再帶阿品到外面去玩耍了。我只很小心的和他在屋子裏玩

要。沒有必要的事，我便不大出門。附近有海，對面有島，在沙灘上够我閒步散悶，但我寧願守在房裏等待着阿品，和阿品作伴。阿品也並不喜歡怎樣的到外面去，他的興趣完全和大人的不同。房內的日常的用具，如桌子，椅子，牀鋪，火柴，手巾，面盆，報紙，書籍，甚至于一粒沙，一根草，在他都可以發生興味出來。

一天，他在地上拾東西，忽然發見了我的牀鋪底下放着一雙已經破爛了的舊皮鞋。他爬進去拿了出來，不管牠罩滿了多少的灰塵，便兩腳踏了進去。他的腳是這樣的小，舊皮鞋好像成了一隻大的船。他搖擺着，拐着，走了起來，發着鉄妥鉄妥的沉重的聲音。走到桌邊，把我的帽子放在頭上，一直罩住了眼皮，向我走來，口裏叫着：「紅先生來了！紅先生來了！」

「王先生！」我對他叫着說，「請坐！請坐！喝茶，喝茶！」

「喔！多謝，多謝！」他便大笑起來，倒在我的身邊。

他歡喜音樂，我買了一支小小的口琴給他，時常來往吹着。他說他會跳舞，噉着一二三，突然坐倒在地下，翻轉身，打起滾來，又爬着，站起來，衝撞了幾步——跳舞就完了。

兩個月後，阿品的父親帶着全家的人來了。兩個約莫八九歲的女孩，一個纔會跑路的男孩，阿品母親的肚子裏還懷着一個六七個月的孩子。他的父親是一個頗有才幹的人，普通話說得很流利，善于應酬。阿品的母親正和她的兄弟一樣，有着一副嚴肅的面容，不大露出笑容來，也不大和別人講話。女孩的面貌像他的父親，有兩顆很大的眼睛；男孩像母親，顯得很沉默，日夜要一個丫頭背着。從外形看來，幾乎使人疑心到阿品和他的姊弟是異母生的，因為他們都比阿品長得豐滿，穿得美麗。

「阿品現在姓王了！」我笑着對他的父親說。

「你姓西米，阿品？」

「姓紅！」阿品回答說。

他的父親哈哈笑了，他說，就送給王先生吧！阿品的母親不做聲，只是低着頭。

全家的人都來了，我倒很高興，我想，阿品一定會快樂起來。但阿品却對他們很冷淡，尤其是對他的母親，生疏得幾乎和他的舅舅一樣。他只比較的歡喜他的父親，但暗中帶着幾分畏懼。阿品對我並不因他們的來到稍爲冷淡，我仍是他的唯一的伴侶，他寧願靜坐在我的房裏。這情形使我非常的苦惱，我願意阿品至少有一個親愛的父親或母親，我願意因爲他們的來到，阿品對我比較的冷淡。爲着什麼，他的父母竟是這樣的冷淡，這樣的歧視阿品，而阿品爲什麼也是這樣的疏遠他們呢？呵，正需要陽光一般熱烈的小小的心……

從我的故鄉來了一位同學，他從小就和我在一起，後來也時常和我一同在外面。爲了生活的壓迫，他現在也來廈門了。我很快樂，日夜和他用寧波話談說着，

關於故鄉的情形。我對於故鄉，歷來有深的厭惡，但同時却也十分關心，詳細的詢問着一切。阿品露着很驚訝的眼光傾聽着，他好像在竭力地想聽出我們說的什麼，總是呆睜着眼睛沉思着什麼似的。

但三四天後，他的眼睛忽然活潑了。他對於我們所說的寧波話，好像有所領會，眼睛不時轉動着，不復像先前那般的呆着，凝視着，同時他像在尋找什麼，要喚回他的某一種幻影。我們很覺奇怪，我們的寧波話會引起他特別的興趣和注意。

「報紙阿旁滑姆末送來，」我的朋友要看報紙，我回答他說：報紙大約還沒有送來，送報的人近來特別忙碌，因為政局有點變動，訂閱報紙的人突然增加了許多……

阿品這時正在翻抽屜，他忽然轉過頭來望着我，嘴唇噙動了幾下，像要說話而一時說不出來的樣子。隨後他搖着頭，用手指着樓板。我們不懂得他的意思，問他要什麼，他又把嘴唇噙動了幾下，仍沒有發出聲音來。他呆了一會，不久就跑樓下

去了。回來時，他手中拿着一份報紙。

「好聰明的孩子，聽了幾天寧波話就懂得了嗎？」我驚異地說。

「怕是無意的吧。」我的朋友這樣說。

一樣的，我也不相信，但好奇心驅使我，我要試驗阿品的聽覺了。

「阿品，口琴起駝來吹吹好勿？」（六）

他呆住了，彷彿沒有聽懂。

「口琴起駝來！」

「口琴起駝來！」我的朋友也重覆地說。

他先睜着沉思的眼睛，隨後眼珠又活潑起來。噙動了幾下嘴唇，出去了。

拿進來的正是一個口琴！

「滑有一隻Arpa！」我恐怕本地話的報紙，口琴和寧波話有點大同小異，特

別想出了寧波小孩叫牛的別名。

但這一次，他的眼睛立刻發光了，他高興得叫着：Angwa—Angwa—立刻出去把一匹泥塗的小牛拿來了。

我和我的朋友都呆住了。爲着什麼緣故，他懂得寧波話呢？怎樣懂得的呢？難道他曾經跟着他的父親，到過寧波嗎？不然，怎能學得這樣快？怎能領會得出呢？決不是猜想出來，猜想是不可能的。他曾經懂得寧波話，是一定的。他的嘴唇蠕動，要說而說不出來的表情，很可以證明他曾經知道寧波話，現在是因爲在別一個環境中，隔了若干時日生疏了，忘却了。

充滿着好奇的興趣，我和我的朋友走到阿品父親那裏。我們很想知道他們和寧波人有過什麼樣的關係。

「你先生，曾經到過寧波嗎？」我很和氣的問他，覺得我將得到一個與我故鄉相熟的朋友了。

(六) 口琴去拿來吹姪吹不好？

說。

「莫！莫！我沒有到過！」他很驚訝的望着我，用夾雜着本地話的普通話回答

「阿品不是懂得寧波話嗎？」

他突然呆住了，驚愕地沉默了一會，便嚴重的否認說：「不，他不會懂得！」我們便把剛纔的事情告訴了他，並且說，我們確信他懂得寧波話。

「兩位先生是寧波人嗎？」他驚愕地問。

「是的，」我們點了點頭。

「那末一定是兩位先生誤會了，他不會懂得，他是在廈門生長的！」他仍嚴重的說。

我們不能再固執的追問了。不知道其中還有什麼關係。阿品的父親頗像失了常態。

第二天早晨，我在房裏等待着阿品，但八九點過去了，沒有來敲門，也不聽見

外面廳堂裏有他的聲音。

「跟他母親到姨媽家裏去了，」我四處尋找不着阿品，便去詢問他的父親，他就是這樣的淡淡地回答了一句。

天漸漸昏暗了，阿品沒有回來。一天沒有看見他，我像失去了什麼似的，只是不安的等待着。我真寂寞，我的朋友又離開廈門了。

長的日子！兩天三天過去了，阿品依然沒有回來！自然，和他母親在一起，阿品是不會有什麼意外的，但我却不自主的憂慮着：生病了嗎？跌傷了嗎？……

在焦急和苦悶的包圍中，我一連等待了一個星期。第八天下午，阿品終於回來了。他消瘦了許多，眼睛的周圍起了青的色圈，好像哭過一般。

「阿品！」我叫着跑了過去。

他沒有回答，畏縮地倒退了一步，呆睜着沉思的眼睛。我抱住他，吻着他的面頰，心裏充滿了喜悅。我所失去的，現在又回來了。他很感動，眼睛裏滿是喜悅與

悲傷的眼淚。但幾分鐘後，他若有所驚懼似的，突然溜出我的手臂，跑到他母親那裏去了。

這一天下午，他只到過我房裏一次。沒有走近我，只遠遠的站着，睜着沉思的眼睛凝望着我，我走過去牽他時，他立刻走出去了。

幾天不見，就忘記了嗎？我苦惱起來。顯然的，他對我生疏了。他像有意的在躲避着我。我們中間有了什麼隔膜嗎？

但一兩天後，阿品到我房子裏的次數又漸漸加多了。雖然比不上從前那般的親熱，雖然他現在來了不久就去，可是我相信他對我的感情並未冷淡下來。他現在不很做聲了，他只是凝望着我，或者默然靠在我的身邊。

有一種事實，不久被我看出了。每當阿品走進我的房裏，我的門外就現出一個人影。幾分鐘後，就有人來叫他出去。外婆，舅舅，父親，母親，兩個丫頭，一共六個人，好像在輪流的監視他，不許他和我接近。從前，阿品有點強頑，常常不聽

他外婆和丫頭的話，現在卻不同了，無論那一個丫頭，只要一叫他的名字，他就立刻走了。他現在已不復姓王，他堅決地說他姓譚了。

爲着什麼，他一家人要把我們隔離，我猜想不出來。我曾經對他家裏的人有過什麼惡感嗎？沒有。曾經有什麼事情有害於阿品嗎？沒有……這原因，只有阿品知道吧。但他的話，我不懂；即使懂得，阿品怕也不會說出來，他顯然有所恐怖的。

幾天以後，人家對於阿品的監視愈嚴了。每當阿品踱到我的門前，就有人來把他扯去。他只哼着，不敢抵抗。但一遇到機會，他又來了，輕輕的豎着脚尖，一進門，就把門關上。一聽見門外有人叫阿品，他就從另一個門走出去，做出並未到過我房裏的模樣。有一次，他竟這樣的繞了三個圈子：丫頭從朝南的門走進來時，他已從朝西的門走了出去；丫頭從朝西的門出去時，他又從朝南的門走了進來。過了不久，我聽見他在母親房裏號叫着，夾雜着好幾種嚴厲的響聲，似有人在虐待他的皮膚。這對待遇是很可怕的，但無論怎樣，阿品還是要來。進了我的房子，他不敢

和我接近，只是躲在屋隅裏，默然望着我，好像心裏就滿足，就安慰了。偶然和我說起話來，也只是低低的，不敢大聲。

可憐的孩子！我不能夠知道他的被壓迫的心有着什麼樣的痛楚！兩顆凝滯的眼珠，像在望着，像沒有望着，該是他的憂鬱，痛苦與悲哀的表示吧……

到底爲着什麼呢？我反覆地問着自己。阿品愛我，我愛阿品，爲什麼做父母的，不願意，定要使我們離開呢？……

我不幸，阿品不幸！命運註定着，我們還須受到更嚴酷的處分：我必須離開廈門，與阿品分別了。我們的報紙停了版，爲着生活，我得到泉州的一家學校去教書了。我不願意阿品知道這消息。頭一天下午，我緊緊地抱着他，流着眼淚，熱烈地吻他的面頰，吻他的額角。他驚駭地凝視着我，也感動得眼眶裏包滿了眼淚。但他不知道我的痛苦的原因。隨後我鎖上了房門，不許任何人進來，開始收拾我的行李。第二天，東方微明，我就淒涼地離開了那所憂鬱的屋子。

呵，枯黃的屋頂，灰色的牆壁……

到泉州不久，我終於打聽出了阿品的不幸的消息。這裏正是阿品的父親先前工作的城市，不少知道他的人。阿品是我的同鄉。他是在十個月以前，被人家騙來，賣給這個工程師的……這是這裏最流行的事：用一二百元錢，買一個小女孩做丫頭，或一個男孩做兒子，從小當奴隸使用着……這就是人家不許阿品和我接近的原因了。可憐的阿品！……

幾個月後，直至我再回廈門，阿品已跟着他的父親往南洋去。

我不能再見到阿品了……

一篇抄襲的戀愛故事

我在×學校裏擔任國文。一次，在三十餘本的作文簿中間，忽然發現了幾張潦草的稿子。沒有題目，也沒有署名。作者，寫這一篇文字的學生，很像是對於牠的內容未曾把握住，同時又顯然有點羞澀和畏怯，所以不曾填上他的姓名。我很快的把這篇文章讀了一遍，生了氣。真是萬千的荒謬！完全杜撰的而又是東抄西襲的無聊的戀愛故事！在這聰明的人類中，聖潔的戀愛下，怎麼會有這樣糊塗的故事呢！我憤怒地檢查所有的卷子，和名冊一一對了下去，立刻知道了是誰寫的。一個十六

歲的孩子。從出世到現在，佔了十六個年頭的孩子，這就是說，還不滿十五足歲的孩子。於是，在這一點上，我不能不寬恕他了；而且，文字也還不錯哩，和全班學生所做的比較起來。我再拿起他的文章來讀，在荒謬的，杜撰和抄襲之外，竟找到了一種意義和真實。是的，荒謬仍是荒謬的，意義也還存在着；瞎想瞎抄出來是不錯的，真實也還在這中間。因此我費了一點時間，把他抄出來了。下面便是這個十六歲孩子所做的戀愛故事：——

一天夜間，我獨自在學校附近的公園裏散步。月光很皎潔。星星在天空上布着繁密的珠網，閃閃地像要落到樹梢上來的模樣。沒有一點聲息，鳥兒們早已在巢裏睡熟了。園中的樹木們靜悄悄地站着，一動也不動，在地上投出黑的瞢瞢的長的影子。玫瑰花像喫醉了酒似的，不息地呼出芬芳的氣息來。這氣息，在我好像有點熟悉，也好像有點生疏。彷彿是什麼書上，有人描寫過這種月夜，和這種玫瑰花的氣息。——呵，是了，這是戀愛的夜呢！說是有詩意的夜哪！甜蜜的，甜蜜的……可

他們戀愛了

平南中學的空氣突然緊張了。學生們三個一羣，四個一羣的聚集在不同的地點，低聲地談論着同一個問題，在各人的臉上，顯現着好奇，驚愕，懷疑，憂鬱，悲哀，憐憫，嫉恨，憤怒，……

因為，他們戀愛了——蘇先生和康女士。

怎樣發生的呢？是真愛情還是假愛情？蘇先生可曾娶了妻子？有過愛人沒有？康女士可有別的戀人？曾經和別人訂了婚沒有？……這種種，便是大家從早晨到夜

間所研究的唯一的功課。

「先生和學生戀愛，是天下奇聞！」散學後，在柳樹底下，方同學憤然對大家說，「先生比我們學生高一輩，好像父母叔伯。天下沒有父母叔伯可以和子女子姪戀愛的道理！哼！顛倒人倫！……」

「我們請他來教書，是教我們大家！」張同學這樣的說，「他應該把他的全副精神放在我們大家身上！現在，他居然和康女士戀愛起來，把他的精神集中在一個人身上，那他顯然是把我們丟開了！」

「我倒不是這樣意見，」密司彭縐着憂愁的長的眉毛，說，「只要是真正的戀愛，我以為先生和學生不成問題……」

「哼！」方同學瞥了密司彭一眼，憤然接續了下去，「倘若他家裏已經有子呢？……」

「那也得看他們有沒有愛情……」一個嬌小玲瓏的密司潘紅着臉，說

「那末……呵！那末，照兩位密司的意見，我們不該反對，應該贊成。同學有點生氣了。他的第一句話本想說出別的意思來，但話到喉嚨裏，又突了。於是他只問了這一句話。」

「贊成……反對……我還沒有想到……不過這是一個很該注意的問題……」司彭憂鬱的說。她是一個善於憂愁，一切慎重的女孩。

「一個問題的發生，我們應該有我們自己的判斷，」方同學嚴厲的說，「不是反對便是贊成，不是贊成便是反對，決沒有模稜兩可的！現在，這問題已鬧得全校鼎沸了。我們和康女士同班，又很接近，我們得早一點決定我們的態度。這裏的同學既然有幾位沒有決定，又有幾位沒有表示，我們還是去問問夏老師的意見吧！」

「不錯呵！夏老師一定會有更切實的意見的！」密司潘高興的叫了起來。

「去吧！去吧！」大家都同意了。

夏老師是平南中學最得學生信仰的一位教師。他有一個瘦長的身材，細長的額

頸，一副清秀的面貌，兩顆流動而閃爍的眼珠，尖削的下巴上長滿了鬚鬚，很像是因爲他剃得太勤快，和天天放在桌上的鉗子用得太多了，所以即使連根拔了去，卻愈加蔓延得多了。但因此，他就愈加令人起敬：活潑的眼珠和清秀的面貌代表着他的青春，短黑的鬚鬚，象徵着他的學問。從他的細小的嘴裏，吐出來的話常帶幾分滑稽的意味，在滑稽中又含着尖刻，他雖然只在平南中學校擔任地理，但關於文學方面，上自孔子刪詩經，屈原作離騷，下至胡適博士倡文學革命，辦新青年，都像親身經歷過一樣，知道得清清楚楚。而且，莎士比亞是英國人，哥德是德國人，託爾斯泰，杜斯退益夫斯基，屠格涅夫是俄國人，大仲馬，小仲馬，巴爾札克，是……他不僅知道他們的原名的寫法，他還記得每個人的生卒年月，或竟至時日。關於這些人的作品，他是讀了很多的。而且，不但讀了很多，他自己也還會提筆來，寫幾首詩，一點點隨感……「黑線」，便是他的筆名，如同大家所知道種種，便是他爲學生們所信仰的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他好客。他。

到他家裏來。瓜子，花生，糖，餅乾，有時一點咖啡，酒，麵，飯，甚至，是永不會缺乏的。他的兩顆活潑的眼珠一見了人，就知道這個人有着什麼情緒，到他這裏來需要什麼。例如，倘若張同學籃球丟得疲乏了，回家時懶洋洋過夏老師的門口，不知不覺的走了進去，往他的桌子邊一坐，喘着氣叫老師，他就會說：「疲乏了吧，——這裏有舒適的帆布椅！」又如，倘若方同學心裏苦惱了，悲哀了，一走進夏老師的門，夏老師就一眼看出了：「苦惱嗎？人生幾何！呵，喝幾杯葡萄酒吧！」又如密司潘和密司彭倘若用功過度了，眼邊起了黑圈，夏老師就會誠懇的勸告說：「哈，好孩子，求學固然要緊，但你們也該愛惜你們的身體呵！這樣年青的……」於是這各種的話就給了各個人不同的安慰。有時聽了他的話，密司潘和密司彭的眼眶裏竟至充滿了眼淚。因這緣故，學生們對夏老師的信仰愈加深了，每一個人的腦子裏，好像在信仰之外，還築成了一道堅固的牆。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凡遇到什麼疑難的問題，去問夏老師。

說。

「有了什麼事吧？這許多人一起來……」夏老師一瞥見他們，劈頭就是這樣

「自然，我們有很重要的問題，來請教老師。」

「是學校裏的事吧？呵呵，請坐！請坐！想必也於蘇先生有點關係嗎？」

「老師怎的就猜到了呀？」密司潘露着驚異的目光，高興的說了。

「青年人除了戀愛問題，還有什麼比這更重要，更緊張呢！哈哈，坐下來吧！」

大家都圍着夏老師的長方桌坐下了。這裏一共是八個人，連夏老師在內，四邊一排：左邊第一個是夏老師，張同學，方同學，密司彭，夏老師對面是密司潘，李同學，萬同學，陳同學。夏師母，一個乾枯的，瘦削的女人，立刻和往日一樣的，殷勤地端了茶，瓜子，花生米出來，隨即又進去了。

「老師，」方同學首先說了，他是一個性急的青年。「現在學校裏已經紛紛了，關於蘇先生和康女士的問題。我們應該反對還是贊成呢！在沒有決

前，不得不來請教老師……老師的意見怎樣，可以告訴我們嗎？」

「關於戀愛的意見嗎？……哈哈！羨慕罷了！蘇先生可真有福氣，找到了密司康！像我們這些沒有愛人的青年男女可真該跳河呢！哈哈……」夏老師一面說着，一面用眼光釘着坐在對面的密司潘。

「你總是喜歡開玩笑……」密司潘紅着臉，對夏老師瞪着眼，埋怨似的說。

「哈哈！天下有什麼認真的事嗎？譬如戀愛……喔戀愛！……」

「還是給我們一點意見吧，老師！」張同學懇切的請求說，「我和方同學的主張是覺得應該反對的呢。」

「喔，理由呢？」

「先生不應該和學生戀愛！」方同學大聲的說，「先生和父母同輩，那裏可以顛倒人倫！……」

「這就是方同學的意見，」張同學插入說，「我個人以為，先生應該把全副精

神放在我們大家的身上。和女同學戀愛起來，他就是丟棄了他的責任，不配做我們的先生！」

「喔喔！」

「我不能同意方同學和張同學的意見！」密司彭堅決的勇敢的說，「方同學的禮教觀念太重……張同學的理由不充足……照張同學的說法，做先生的人豈非連飯也不該喫了？……」

「哈哈……」

「哼！禮教觀念太重！……蘇先生已經結了婚又怎樣說呢？」方同學氣得眼珠紅起來了。

「方同學能够證明他的確結了婚嗎？而且，你可能知道他們有沒有愛情？……」密司潘說起話來總是紅着臉，現在感覺到對面夏老師的閃爍的眼光正釘在她的面孔上，臉愈加紅了。

「不錯，不錯，大家都有道理！」夏老師一面望着密司潘，一面微笑着，說，「現在且不必爭辯，結核的問題恐怕還不在這裏呢！」

「是呀，我不贊同方張二位的意見，並不是替蘇先生辯護……更不是贊成他們的戀愛，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應該研究。而且，」密司彭痛苦地擡起潤濕的眼睛，又突然低下頭去，說，「我感覺到極大的痛苦，自從聽見了他們戀愛的消息以後……我從此……沒有希望了……我失去了……我失去了……最親愛的……密司康了……我實在應該反對……蘇先生……他，搶了我的密司康去了！……」說到這裏，密司彭伏着桌子嗚咽起來，不能再繼續下去。

在座的人都沉默了。有一種尖利的痛苦的感覺穿過了各個人的心坎，使每人的臉上都浮出酸苦的表情來。夏老師閉着嘴，帶着苦笑，眼光釘着對面的密司潘。密司潘的臉色不再緋紅，漸漸慘白了。張同學和其他的人都縀着眉頭。這感覺，使方同學忘記了剛纔密司彭對他所說的侮辱似的言語，他的心中油然而生了一種同情，對

於密司彭的痛苦。不知不覺間，他伸出他的粗大的手去，緊緊地握住了密司彭的小手。他的粗大的軀幹緊貼着密司彭的瘦小的身材，他的嘴唇噙動着，但沒有說出話來。他的心裏充塞了這樣的句子：「我給你安慰，我給你安慰！」

過了許久，方同學有了適當的話了。他緊緊地握了一握密司彭的細小柔軟而暖熱的手，說：「我們給你搶回來，密司彭！……」這聲音勇敢而且誠懇，有如從武士的口中出來一樣，他的每一個細胞好像都膨脹起來，充滿了生命的力。

「自然，我們必須把你的好朋友搶回來！」夏老師接着說。

於是大家的態度都跟着一致了。一致反對蘇先生和康女士的戀愛。

「反對的理由不在於先生和學生上面以及年齡的差別，省分的不同，——這種種都是無關緊要的，緊要的是：是不是真正的戀愛！」夏老師說，「不久以前，我聽說蘇先生和一個姓李的女士有過戀愛的故事。不料他老先生現在卻又和康女士戀愛了。這樣的愛了一個，丟了一個，恐怕是在故意和女士們開玩笑吧！……」

「就是這個理由！」方同學叫着說。「爲保障女權起見！我們必須激烈的反對！」

「又來什麼保障女權了！」密司彭擡起頭來，說，「這只是爲康女士的幸福起見……」

「是呵，因爲康女士是我們要好的朋友，我們須得注意她一生的幸福……」密司潘說。

「你們兩位永有清晰的頭腦，熱烈的心腸，偉大的同情！我做老師的真歡喜呵！哈哈！」夏老師說着，釘視着密司潘的眼光起了一層歡樂的雲霧，像在幻想着什麼似的，密司潘的臉上又泛起了兩顆紅雲，她連忙低下頭去，用左手支持了面頰。夏老師立刻清醒了，他的眼光移到了密司潘的手腕上。又白又嫩的豐滿的手腕！一種強烈的飢渴顯露到夏老師的眼光上，他的手微微顫動了。

「我原是一個傻小子呀！」方同學紅着臉，羞愧地說，「在老師面前，在各位

哥哥，姊姊面前，說起話來，是難免糊塗的。爲康同學的幸福起見——一點也不錯！她是我們的好朋友，我最敬重她，她又有學問，又會做事，她又長得……」

「是呵，她又長得很美麗！白嫩嫩的皮膚，紅潤潤的面頰！而且，和你一樣年青！……」密司彭帶着一種苦笑，望着方同學說。

方同學呆住了，不知不覺的滿臉緋紅起來。在座的人幾乎都笑了。但方同學到底是一個老實人，他立刻承認自己又說錯了。

「好姊姊，我不是說過我是一個傻小子嗎？傻小子是不會說話的，別這樣的嘲笑我吧！」他第二次握住了密司彭的細小的暖熱的手。隨後又接着說，「好姊姊！我是你的弟弟呢！」

夏老師笑了：「哈哈！就叫他一聲弟弟吧！……喔，做姊姊的，你可知道康女士近來快樂不快樂？」

「誰做他的姊姊！」密司彭紅了臉了，立刻推開了方同學的手，用憤怒的聲音

說，「康女士嗎？……咳，有什麼快樂！還不是天天流着淚！」

「這就够了！」

夏老師的話有道理，戀愛是幸福的，快樂的，那裏會有痛苦，那裏還會流淚！康女士的眼睛近來確實腫了。這便是她受騙的證據，極大的證據，大家必須一致反對，是無疑了。怎樣反對？給蘇先生一個哀的美敦書！請他走路！請他離開康女士！張同學起草，夏老師修改，萬同學謄清。時候已經七點多了，房裏早點起了燈。肚子飽了再進行。夏老師得請大家晚餐。

張同學從飯前一直想到飯後，又經過了夏老師的修改，哀的美敦書草成了：

逕啓者，先生與康女士發生戀愛，校內外議論紛紜，或謂先生已在故鄉娶有妻子，且生有子女，或謂先生方與另一女士相周旋。此等事實固舍先生而外，非局外人所能洞悉，亦非局外人所敢輕信。唯鑒於近日康女士之悲哀啼泣，深信先生與康女士戀愛，實非康女士之福。同人等與康女士誼屬同窗，關注其終身幸福

至深，因恐其誤入不幸之陷阱，不得不對先生有所提議：即請先生於三日內離校，並與康女士從速脫離，免動公憤，致起意外爲荷。此致

蘇先生台鑒。

這稿由萬同學膽清，方同學領銜，以下是張同學，萬同學，李同學，陳同學，密司彭，密司潘。方同學聲明，他和張同學明天還要去請其他的同學簽名，至少三四十個人是有把握的。

這個問題暫告完結了，大家顯得很快活。拉雜地談了一回，始終沉默着的什麼都像不懂得不敢表示的，年青的萬同學，李同學，陳同學首先告辭了出去。隨後張同學也走了。留在夏老師這裏的，現在還有方同學，密司彭，密司潘。他們三個人，心裏都包含着兩種相反的情緒：悲苦與歡樂。過去的幻影和未來的憧憬在他們眼前交叉地結成了繁密的網，閃爍着，旋轉着。夏老師在房中踱來踱去，一句話也沒有。他的瘦長的身材，在燈光下投出了龐大的山一般的黑影。他繃着眉，咬着牙

齒，他也有了一樣的情緒。他感覺到世界在他的眼前旋轉了。蘇先生和康女士的面孔時時在他們幾個人的眼前顯現着，他們又看見了這一對男女握着手，緊貼着坐着，擁抱着，吻着……這是多麼叫人憤怒呵！他們都幾乎暴躁地罵出口來了。但想到了在這房間裏的人物，大家卻又心平氣和了。一種強烈的歡樂的欲望漸漸佔據了各個人的心坎，終於驅散了他們的苦惱。

「同學不能抑制這欲望了，他愈加貼近着密司彭，低低的，溫和說的：『好姊姊，叫我一聲弟弟吧！』他伸出手去。」

「誰高興叫你弟弟！」密司彭發出一點點生氣的聲音，推開了他的手，跑到一個陰暗的角隅裏。

「方同學呆了一會，也就輕輕的走到了那個角隅裏，『那末，叫我壞弟弟吧！』他又握住了密司彭的細小的暖熱的手。」

「壞人！」密司彭搖了一搖頭，微笑着，輕輕的說。

「不，不！壞弟弟！蠢弟弟！醜弟弟！都可以！……」

「醜男子！……」

「一定要叫弟弟！你看吧！」她把她的右手愈握愈緊了。「怕痛不怕痛呢！」

「不！」密司彭強頑的說。

「現在？」他握得更緊了。

「不！」

「這樣？」他又加了一點力。

「啊唷！放手！放手！」

「叫不叫呢？」

「叫叫！……好弟弟！……我的好弟弟！……」她又伸出了另外一隻手。

兩個人像被神的力所推動的一般，互相抱住了，這樣的緊，黏着的一般。

「但是，我的過去是怎樣的苦惱呵！……」從密司彭的眼裏，淚水流出來了。

方同學也被這悲哀和歡樂所感動，不覺湧出眼淚來。

「我給你安慰！好姊姊！我給你安慰！……」他把嘴唇湊了過去……

「看呵！她們戀愛了！……」密司潘低低的說，扯了一扯夏老師的衣服。她已經顫動地，心突突的跳着，呆呆地注視着那一個陰黑的角隅許久了。

夏老師突然停住了脚步，擡起頭來，喫驚地望着。他戰慄了。

「我也……愛你呢！……」他牽住了密司潘的柔軟的手，低聲的說。

密司潘突然倒在他的懷裏，嗚咽的哭泣了……

夏老師的眼眶潤濕了……

……

夜已深，街上很寂靜。門開開來，方同學，密司彭，密司潘和夏老師走了出來。

在門口，方同學牽住了密司彭的手，微笑地對夏老師說：「我們戀愛了！……」

「願你們幸福！」夏老師說着，牽住了密司潘的手，「我送你回去……」

走了不遠，方同學在黑暗中回過頭來望了一望，低聲的對密司彭說：「他們也戀愛了……」

胖子

57 子 胖

……是嗎？我們的少奶奶還不滿意足嗎？像我們大少爺那樣的男人，到那裏去找呢？跑遍天下，你可能找到第二個這樣的男人？我說。呃！好肥呀！喫完就睡，睡起又喫，那一個不肥起來？我說。……怎麼？你說她會討厭他嗎？「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你該知道？何況他又有錢！我們的少奶奶真像一隻小雀兒，跳進跳出，好不快活自由！你看，一停下就粘着他，迷着眼，拉拉沙沙的哼了起來，多麼肉麻呀！……什麼？你覺得可笑嗎？眼紅的人多着呢！我說。……

你說我們大老爺從前很瘦？可不是！幾年前只剩一根骨頭，是人，是鬼，好難分別——那纔可憐哪！……爲什麼瘦得那樣？還不是生病！……生的什麼病？那就難說啦！沒有跌傷，沒有打傷，可是臉色就黃起來，人就瘦下去啦。後來，發燒發冷，骨痛呀，咳嗽呀，一齊來啦。這樣的整整半年，你說還能像一個人麼？……請醫生？嘿！我們的東家有的是錢！那一個醫生不請到！……怎麼會讓他病得這麼久？那纔見鬼呢！我說。我明天陪你出去看看，單是那一條西街，掛招牌的醫生有多少吧！一家一家數過去，怕你會數得頭痛！而且，說出來真嚇人，十個中間倒有十個是大醫生；這個到過西洋，那個到過東洋，這個是祖傳的，那個是世傳的。你要認得幾個字，出去一看就會知道。白天要有轎車去接，晚上任你敲爛了門也不出來。這裏平平安安的，說是怕綁票。……可是，這種醫生一定很有本領吧，你想？那纔見鬼呢！我說。看了又看，問了又問，這個說是受了涼，那個說是受了熱；有的同你講了半天：說不定受了涼也說不定受了熱；有的說是多半受了涼，有的說是

多半受了熱。今天我們問這一個醫生說：「先生，別一個醫生怎樣怎樣說，你說有道理嗎？」他回答說：「他那裏懂得！連最普通的藥名也不會寫！」後天我們換了醫生，也問他說：「先生，某醫生怎樣怎樣說，你說是嗎？」「他懂得什麼！喫花酒，逛窯子！」他回答說。都是這一種醫生，你說醫得好病不會？連我都生起氣來，你說我們的大少爺要氣成個什麼樣？他在外面跑了不少地方，好壞的醫生都見過，他說還比不上我們家鄉的那些醫生。那是實話，我說，我們家鄉雖然比不上這裏，沒有洋車，汽車，電話，電燈，我們那邊的醫生可沒有這樣糟！我還記得那個長鬚鬚的朱醫生，不用你說什麼，他只接一下脈，就告訴你現在口乾，心跳，怕冷發燒，頭痛腰酸，胃口不開，大便不通……沒有一項說得不對。還有那一個……噢，後來誰給我們大少爺醫好的嗎？還不靠天！我說。我們的老太太，你知道，那個時候日夜都求菩薩呢。少奶奶到底不懂事，嚇得只有哭，進進出出眼淚汪汪的，真可憐。老太太還要怪她罵她。有一天她的話可真難受。她咬着牙齒說，「你這短

命鬼！我的兒子快給你害死啦！……」她今年幾歲嗎？還只二十三歲……十六歲嫁過來的……太少爺比她大四歲……你的話不對，我說。十三歲生兒子的並不少……多不多，難不難？那可不必管牠。……生兒子這事情，要命也要生的……

可不是？說話不要說開去，我講我們大少爺怎樣肥起來給你聽。……那真苦得我够啦！生病的時候，風爐沒有熄過。一劑藥兩劑藥只是煎了下去；病好啦，桂圓哪，洋參哪，牛奶哪，雞蛋哪，接連的煎着。真是有錢的人家！我說。什麼補丸，什麼魚油，什麼三拿士成，一打一打的買進來；燕窩魚翅當飯喫。足足喫了五個月。……一天要喫好多錢？誰知道！這五個月的補藥費怕不能養活你我一生？……可是，他肥啦，是不是？你說！……那纔見鬼！喫完就睡，睡起又喫，一點也不看見他肥呢！……

爲什麼不肥？就是爲什麼不肥！我說。那可真要氣死人？別一個日夜辛苦，沒有好的喫，沒有好的睡，卻也有肥起來的；他喫得好，睡得够，什麼事情也不做，

偏偏不會肥。你有什麼話說？「粗了一點吧？」大少爺天天問人家，把手腕伸了出來。「粗了許多啦！」大家都這樣的回答說。可是用手去一捻，只有一張薄薄的皮。「腿子怎樣？」「粗得多啦！」「不要騙我，襠子老是綳鬆鬆的！」「穿舊了自然鬆啦！」大家對他這樣說，起初以為他自然會慢慢肥起來的，大少爺自己難免太性急了一點，所以明知沒有肥，也就講些使他寬心的話。可是，兩個月三個月過去，他還是和先前一樣的瘦。少奶奶和老太太也焦急起來啦。她們慢慢驅不過自己，便來問我啦。「左媽，你看大少爺肥了一點嗎？」「自然肥啦。」我說。「怎麼我們看起來沒有肥呢？」「天天看見他，那裏看得出來！」我說。可是你知道，這樣的話說得太多，我自己也不相信啦。我總覺得他一點也沒有肥。我好幾次私下問隔壁的陳老媽，她扭一扭嘴。大少爺的脾氣漸漸變壞啦。他不大問人家啦。他說別人都在騙他。他不肯再喫那些補藥啦，他說都是騙人的東西。補藥端過去，好幾次給他連碗丟在地上。——那真可惜！我說。都是最貴重的東西！老太太和少奶奶

也不相信啦。她們常常私下的說，那些東西沒有一點用。可是說雖這樣說，他們還要想盡方法勸大少爺喫呢。有時大少爺固執不過，不肯喫補藥，老太太就發少奶奶的氣，老是弄得少奶奶眼淚汪汪的。起初大家見着大少爺，總說他肥啦，後來就沒有人敢再和他這樣說。他的朋友一進門，老太太就先偷偷的關照他，不要對大少爺提到他的身體。你說怎麼？大少爺說，說他肥啦的人都是在譏笑他瘦，表示自己比他長得肥。他一看見這種人就生很大的氣，老是罵了起來。——到後來脾氣變得這樣壞，真是誰也想不到！我說。……

後來又怎樣肥起來的？沒有人知道！我們許久不敢提到他肥啦，我差不多想也不敢想啦。有一天不知道怎的，我忽然看出他手腕粗啦，小腿也粗啦。差一點，我叫了出來，忽然記起他脾氣，就馬上停住口。「少奶奶，大少爺當真肥啦，你看得出嗎？」我偷偷的問少奶奶。「不要做聲！」她笑嘻嘻的說。我又走去告訴老太太，老太太也說，「不要多嘴！」真是，脾氣不好的人少惹些好，我也就不記在心

裏。可是過了不久，大少爺自己也覺得啦。他時常摸摸自己的手腕和兩腿，拿鏡子照着面孔，捻捻兩頰。「到底肥啦！」他高興的對我們說。「怕還沒有啦！」我們故意這樣回答他。「你們這些人都沒有眼睛，」他說，「沒有肥的時候，天天說肥啦肥啦，現在真的肥啦，却看不出來！」「那也只肥得一點點吧！」「還說一點點！我自己並非不知道！」真的，他已經肥得很多。他的腿子已經比我第一次注意到的時候肥了不少，我說。面孔也肥啦，亮晶晶的發着光，又嫩又光滑。大少爺的脾氣從此又變好啦。從前怕出門，現在愛出門啦。從前討厭人家說他肥啦，現在一見到別個就說，「你看，我到底肥啦！……」

肥啦，肥啦！你看，一天比一天肥啦！頭頸也肥啦，背上也長肉，屁股也長肉，連肚子也大，奶子也大啦，骨頭也大啦！哈哈！一身腫了一樣！到後來那個肚子竟和人家懷孕十個月的一樣啦！那兩條腿，不知道他怎麼提得起來！你說像什麼？我們說牠像兩隻水桶！肉長到腳跟上來啦！……

那真快活死人，你說是不是？……是？你不會想到！我說。胖子有胖子的苦呢！那樣的肥，走起來好像不大方便！單是那兩隻水桶，你我擔着能走多少路？何況是我們的大少爺，舒服慣了的……走遠路坐車坐轎？不用你說，有錢的人自然不會自己走的！可是，你知道，街上的轎車並沒有那麼大，緊緊的塞下去，屁股好痛！他越重，轎車夫越走不快，越走不快，屁股可越痛！……

不出去就快活了嗎？我告訴你夏天裏怎麼樣吧？我說。天氣一熱，走也不好，坐也不好，睡也不好，那纔要命呢！我們的大少爺打着赤膊，穿一條短褲，躺在竹牀上，一天到晚打鼾，渾身都是汗！少奶奶時時刻刻叫着「左媽，給大少爺倒水來！」一面揩乾，一面又出汗啦！後來買了一個電扇，放在他身邊，一刻不停的吹了去，你說怎麼樣？……涼快一點？大少爺說：更熱！這樣做人也真沒有味，天氣越熱，越愛睡，越睡越熱，一天到晚昏昏沉沉的！我說。喫飯老是叫他不醒，推他扯他，還是呼呼呼打鼾。「像一隻豬！」少奶奶老是這樣罵他。後來大少爺自己

也生氣啦。他說一天睡到晚真不成樣，他要做一點事。可是你說，有什麼辦法？凳子是熱的，椅子是熱的，桌子也是熱的！……

大少爺又不高興啦。他說卻是老太太不好，只是要他喫補藥，喫得這樣肥，又不好看，又不方便。老太太說，「肥了還不好？你不看見有錢的人都是胖子，胖子都是有錢的人？男人家有什麼好看不好看，如說不方便，少動動就是，又不愁沒有飯喫！」可是你說，我們大少爺年紀很輕，要聽不要聽？……對呀，自然不要聽。他總覺得「胖子」這個名字不好聽。他從前愛人家說他肥啦，現在討厭聽見這種話啦。他說對他說肥啦的人，心裏一定在笑他。他說你們不聽見，連少奶奶都說他和豬一樣嗎？老太太罵少奶奶說：「短命鬼！難道你要他瘦得像一個鬼纔快活！」可是少奶奶說，她只是和他開開玩笑，並不曾討厭大少爺。大少爺說，他也並不怪少奶奶，自己的確太肥啦，不能不自己討厭起來。儘管家裏有多少錢，他說，關在家裏睡覺總是沒有味？……

後來怎麼樣？說起來真要笑死人！我說。我們的大少爺到底年輕！你說怎麼？

有好幾天，他忽然不肯喫飯啦——不，喫是喫的，喫得很少。自從他肥了以後，你知道他每餐要喫好多？起碼四碗飯。喫肥肉像喫青菜一樣——真要嚇死人？可是那幾天他忽然不喫肉啦，每餐只喫一碗飯。我們都嚇了一跳，以爲他病啦，老太太連忙問他頭痛沒有，有沒有發燒，要打發我去請醫生。他說沒有什麼不好過，只是胃口有點不開，不肯喫藥，不許我去請醫生。他說看幾天再說。果然過了三天，他又愛喫啦。那天早飯特別喫得多，一連喫了六碗半，一碗肥肉，一條魚。好像一個餓鬼，一刻不停的大口大口的喫，我說。少奶奶在廚房裏笑得肚皮快破啦。你說怎麼？原來大少爺——出去了一次，問一個醫生，怎麼可以瘦一點，醫生叫他少喫一點東西，最好每餐只喫一碗飯！哈哈！喫慣了的人，你說成不成？他自己對少奶奶說，這三天快餓得要死啦！……

後來怎麼樣？你且慢點問我！大少爺真可說是想盡了方法啦！有一天下午，我

們看見他從外面回來，氣喘呼呼的流着一身的汗，挾着一包東西。你說是什麼？誰也不會想到！我說。幾本畫着打拳操練的書，一副網絲彈簧的玩意兒。他學起打拳來啦！每天早上，一拳一脚，一仰一彎。那個玩意兒是兩手扯的。我看他好喫力，老是淌着汗，呼呼喘着氣。老太太問他做什麼，他不肯說，只說玩玩。你說真是好玩的嗎？少奶奶又笑得要命啦。她暗暗告訴我說，又不知是那一個醫生教他的，說這樣可以瘦一點呢。可是打拳操練好不費力，你說，大少爺那樣的肥還動得嗎？果然不出我所料，我說，他三五天後再也不幹啦，他要真幹下去，我看他還要多長一點肉。你看，幹一下多麼疲倦，愈加愛睡，愈加愛喫東西啦。……

這樣也不成，那樣也不成，我們的大少爺好不苦惱！他以前老是說，「人家怎麼都長得這樣肥，我怎麼這樣瘦？」現在他反過來講啦，「人家怎麼瘦瘦的，我怎麼這樣肥？」那一年夏天，他真是沒有一刻快活過。以前瘦得可憐，現在肥得可憐啦！我說。……

你現在看見他並不可憐？自然！肥了有什麼辦法？日子久啦，也就不得不聽聽去！我們的大少爺在那年夏天快完的時候就改變啦。你說怎麼改變的？……慢着，你聽我講！……我不是說他拚命的想方法要瘦下去嗎？有一天早晨，我看見他拿着一張報紙在給少奶奶看，他說南京到了一個從日本回來的醫生，可以打針，肥的會變瘦，瘦的會變肥，他要去打針。少奶奶說那是騙人的話，天下那裏有這種藥！他說廣告上說得清清楚楚，一個月便見分曉，不靈包退還洋。少奶奶不讓他去，他一定要去。好熱的天氣，他竟拿着一個皮包要走啦。……可是，出門沒有十分鐘，他流着汗，氣喘呼呼的回來啦。「還不是！」少奶奶給他揩着汗說「這樣熱的天氣，怎麼好出門！」「啊呀算啦！」大少爺滿面笑容的說：「就讓肥下去吧！胖子也有胖子的用處的！」——你看！」他拿出一張報紙來給少奶奶看，少奶奶變得滿臉通紅，裝出發氣的樣子說，「你這是什麼意思呀！」一面把報紙摔在地上。——你說報紙上有什麼東西？坐過來一點，我告訴你。我說：一個女人。沒有穿……」我的

意思是說，「我們的大老爺扯着少奶奶的手，低聲的說，「秋天一到，你就不會討厭我啦！」……你說什麼？……是嗎？……

興化大炮

唔！話說當時真命天子元寶皇帝在位，四夷臣服，天下太平無事……福建省興化府東臨大海，西負名山，南通晉江，北達閩侯，氣候溫和，無冰雪落鼻之憂，亦無炎日裂膚之慮，萬物滋長，欣然勃然，滿山滿野，長年一派蔥翠，那裏的居民熙熙攘攘，耕的耕，織的織，捕魚的捕魚，打獵的打獵，都是豐衣足食，好不快活自在！

可是，聖主在位，必有祥瑞，一年春天，興化府的興化谷中忽然出現了一顆小

小的奇樹，牠的本幹短矮，包滿了剝落的黑皮，遠遠望去，好像爛布包紮着的臃腫的腿子；上面枝柯紛歧，長着厚的長的粗的葉；牠的外形有如翻了骨的紙傘；夾生在高大的榕樹，杉樹和柴草中間，起初並不會觸動人家的注意。但一到二月底，牠開起花來了。牠細小得和碎米一樣大，花和苞幾乎難以分辨，互相擁擠着，重疊着，在各個枝葉間；黃色，有點沈濃的氣息。過了不久，枝上便結出纍纍的小的果實。

「哦！」在那裏砍柴的雲恩公有一次忽然注意地望了許久，哼出這一個字來。『把這一樹的野果砍下來，晒乾了，倒抵得過一擔乾柴，』他想。與化谷中的野草野木多得很，他常常發現新奇的種類，從來不覺得希奇，這次照例的毫不愛惜地把牠砍下來了。幾點鐘之後，他已把這株果樹四分五裂地夾雜在亂柴中間，曬在義利村自家屋前的草場上。

第二天早上，他忽然看見他的阿穆用唾掛包了一大包東西，口裏含着什麼，從

外面跳了進來。一看見他正坐在堂屋裏，阿沁便倉皇地向廚房跑去。

「又偷什麼東西喫了！」雲恩公發着氣，追上幾步，把阿沁從門限裏抓了出來。孩子恐懼地叫了一聲，唾掛裏的果實全傾落在地上，正是昨天雲恩公從興化谷砍來的。

「狗養的！」拍的一個耳光，「叫你不要亂喫東西，連這柴果也偷喫了！」他一面罵着，一面把阿沁按倒地上。「柴果也喫起來，怪不得肚子生蟲，一天拉三四回矢！……」

「阿哥先喫……」孩子顫動地說。

「什麼！」

「阿哥先喫……阿姊也喫……大家都說好喫……」

「什麼！大家都喫了嗎？毒死了怎麼辦呀？」雲恩公有點着急了。他丟開阿沁，趕快走了出去。

走到草場上，雲恩公呆住了。不但阿哥也喫，阿姊也喫，那裏還圍着七八個鄰居的孩子，四個婦人，連他的妻子也在內，都在喫那果實，大家的手裏還滿滿的抓了一把，滿地是殼和核。

「阿呀！」他叫着說，「蛇蟲喫過的東西，你們不怕有毒嗎？」

「你來嘗一嘗吧，多麼甜呵！」他的妻子笑着回答說，「你那裏砍來的這好果子啊？喫一個試試看呀！」她說着，剝了一個，送到雲恩公的嘴邊來。

「胡鬧！」他推開妻子的手說，「說不定有毒呢！」

「那裏的話！殼閉得好好的！你喫一個就曉得了……」她說着，把那個潔白鮮嫩的果子塞進了雲恩公的嘴裏。

雲恩公將信將疑的，把滑溜溜的果肉輕輕啗了一下——果然甜美無比！他檢查那核，光澤，黃黑，不像有毒，只有殼的內面的細緻的花紋使他不能完全放心。他終於不敢把肉吞下去，雖然他很愛那味道。

但是當夜他得了一個奇異的夢：他看見他的屋前屋後長滿了那種果樹，每株相距，幾乎只有五步，上面的枝葉交叉地，重複地連接着，織成了天幕，枝上纍纍地懸着果實。「倘使都變成了錢，我們就富了……」他這樣想着，果實便紛紛落了下来，發出叮噹的響聲，地上重重疊疊的都是錢，閃耀得使他眼花撩亂。「夢！」他想，抹一抹眼睛，果然醒來了。他躺在牀上，陽光已從窗隙穿進來。他離了牀，惋惜地開開窗子——呵，外面真的長滿着那種果樹了！他的白鬚鬚父親在樹下對他搖着手，一臉笑容的說，「看呵！天賜奇果，我們從此要富了！」「那有的事！」他想，「又是做夢！父親似乎早已過了世的！」他又抹了抹眼睛——這回可真的醒來了。他的妻子正在腳後打着鼾，阿毬躺在他的手彎裏。外面靜悄悄的。現在他睡不着了，左思右想，總覺得這夢有作用。那果實的味道確實甜美，他想着不由得流出唾沫來。「看呵，天賜奇果，我們從此要富了！」要不是天賜，那裏有這樣甜美的味道？要不是天賜，與化谷又那來這果樹？說他有毒，原是他自己太小心了，不看

見家裏的人都好好睡着嗎？而且，這是罪過的，對着天賜的果樹這樣說！

天纔黎明，一直沒有合眼的雲恩公首先起來了。他走到草場上去尋那果樹，只看見一些樹枝，果殼和核，一個果實也找不出。他不覺惋惜起來，覺得自己辛辛苦苦地砍了回家，還不曾喫過一顆。低着頭躡進堂屋，他忽然發現門限邊一個咬了一半的果實了。那便是昨天阿秒被他抓着時吐在地上的。上面已經黏滿了塵土。他連忙把牠拾起，在袖子上擦了一擦，塞進嘴裏。天哪！這明明是仙果！這味道怎能說得出呀！

「自然是仙果呵！」他的妻子聽他講完了夢中所見的事情，說。「我們從此要富了！」

「怎麼能够富呢？」

「種起來！還怕沒有人來買！」

雲恩公點了點頭。他覺得這話正和他的夢相合——從此要富了。喫飽早飯，一

面叫孩子們拾集地上的果核，一面自己背了鋤頭往興化谷去。他先滿山走了一遍，留心地查看還有相同的樹沒有，最後終於只將那一株沒有枝葉的根掘了回來，栽在自己的屋前，又五步一株的，把那些果核也在屋前屋後栽下。

這仙果的消息很快的傳了開去，附近的人都好奇地到義利村廟家屋來看了。雲恩公笑容滿面的帶領着他們，指手劃腳地講給他們，關於仙果的一切。但是大家卻暗中訕笑着，對着這顆沒有枝葉的矮小的樹根。「看明年怎樣吧！」他們說。

雲恩公不息地勤勞着，帶着一家人每天在屋前屋後掘土，灌水，挑糞。但是兩個月過去了，沒有長出一枝芽來，掘出果核一看，早已腐爛了。只有那一株樹根上面抽出了幾根嫩枝。從此來看的人漸漸少了，都說雲恩公做老夢。但雲恩公卻愈加相信起來。他的阿乩本是生着病的：面黃，骨瘦，愛喫，愛拉，腸胃有蟲。他曾給他喫過好幾種草藥，沒有一點效。現在阿乩漸漸肥了，面孔紅了，不再鬧喫，每天一次硬而且長的大便。不必疑惑，這一定是仙果喫好的。大的企圖雖然沒有成功，

不能立刻實現他父親所顯示的夢，但最有把握的一株可存在着，而且希望也早已在那裏生長了。慢慢來呵，做什麼要急呢！

看呀，夏天秋天冬天過去了，新的春天又來了。仙樹的枝葉不是已經被雲恩公的勤勞的手弄得茂盛起來了嗎？這一個春天裏雖然沒有開花結果，但是牠的枝葉顯然在那裏努力着。明年，難保牠不開起花來！這是多麼叫人喜歡，阿沁現在不但肥了，而且聰明了！

雲恩公耐心地勤勞地培養着，一年又過去了。牠和阿沁一樣地長進着，高了許多，茂盛了許多，但花苞可仍沒有結。譏笑他的人漸漸多了。說是不會再開花結果的。沒有親眼看見果實的人，還說他撒謊。雲恩公和妻子確信第三年會開花，仍不息地培養着。

可是第三年又只見牠高了許多，茂盛了許多，依然沒有開花。雲恩公的妻子現在也有點懷疑了。她想，大概是搬了地方，所以不會開花吧。她主張再把牠搬到原

地方去，但雲恩公卻不信這個。他說既是仙樹，自然不像普通的果樹容易開花。「仙樹又那裏可以任你搬到這裏？」她反駁說。「你忘記了我父親的話嗎？天賜的呀！」雲恩公這樣的回答，「你不要忙，越不容易開花的樹越寶貴，如果牠五年十年不開花，說不定上次喫了仙果的人會長生不老呢！」

雲恩公這樣相信着，不息地工作，到了第五年春天，仙樹終於開花了。牠的花苞結得那麼多，好像雨點一樣；黃色，有沈濃的氣息。

但正常花苞陸續開放，漸漸變成小的果實的時候，雲恩公忽然在歡樂中生出起急病來了：一面發着燒，一面發着冷，幾次失了知覺，講着人家聽不懂的話。全家的人焦急着，忙碌着，給他請醫，給他求菩薩，都沒有一點效。「倘能拖延到仙果成熟的時候，便不要緊了！」他們這樣說。但是仙果還早得很，牠現在最大的還只像鼻孔那麼大，等牠成熟，怕不要兩三個月！雲恩公這種病如何拖延得下去呢！幾天以後，雲恩公已經完全是另外一個人了。一身瘦得只剩了一層乾癟的，黃色的皮，

兩眼陷了進去，頰骨凸了出來，好不可怕！大家正在急着沒有辦法的時候，卻忽然出了一件意外的救星。那就是頑皮的阿毬不知怎樣的從樹上偷了幾顆較大的仙果來了。自從他母親在果子纔結成的時候，告訴他說好喫得很以來，他幾乎天天在樹下望着，開着口流着唾沫。他現在已經九歲了，爬樹鑽洞的本領頗不小，每當沒有人看見的時候，爬到仙果樹上去偷摘未熟的仙果。這一次摘下來的幾顆正是頂大的，半熟的。他一面喫着，一面走到廚房去，被他母親看見了。「什麼！——那裏來的——拿來給我！」但阿毬卻捨不得，倉卒地退向堂屋去了。「你這小鬼！」剛剛走出廚房的門限，他母親就抓住了他，拍的一個耳光，「你老子病得要死，找不到一個大的仙果救命，你卻偷了來只管自己喫！」她捻住了阿毬的兩頰：「吐出來給我！」阿毬終於苦惱地把手中的一個和口裏的半個交了出去……雖然還沒有全熟；可已不小。不用說，雲恩公喫了，病就漸漸好了。一兩個月以後，成熟的仙果慢慢多了，雲恩公時常摘來喫，身體也就肥了起來。鄰近的人早已知道了這消息都來買

了。一個小錢買十個，不能再多。牠很快的就被摘得精光。

「樣子正像龍的眼睛，也像龍的眼睛一樣寶貴，就叫牠做龍眼吧。聰明的阿龜發明這龍眼可以喫，他喫了愈加聰明起來，救了老子的命，又叫牠做智果吧。」雲恩公給仙果定了這樣的兩個名字。從此龍眼樹就每年或多或少的開花結果起來。

不久，龍眼這名字和牠的功用傳遍遠近了。牠能祛熱，除寒，健脾，補身，壯筋骨，活血脈，殺蟲，止瀉……一句話，百病皆治！老的小的這樣說，男的女的這樣說，病人和醫生也這樣說。無論那個生了病，只要等到龍眼一點成熟，他就救命了！很多的人想在自己的屋子前照樣栽一株，但是牠的核和牠的枝怎樣也不肯抽芽。義利村朝家屋前的龍眼樹是獨一無偶的。雲恩公自己，也想把牠繁殖起來，像夢中所見的一樣，屋前屋後都是五步一株的龍眼樹，但他怎樣也想不出方法來。然而這樣就夠好了，每年的收入維持他一家有餘。而且如前所說，當時正是聖主在位，天下太平無事，興化府居民都是蠶衣足食，沒有盜劫等事，雲恩公一家自有事

利之權的。

雲恩公死的時候，朝家屋已經翻了新，他的兩個兒子，阿牛和阿毬，還分得許多田地。待到阿牛和阿毬的兒子接上來，朝家屋添造了兩倍的新屋了。這樣的傳下去，直到雲恩公的第十二世孫，朝家的人口愈加興旺起來，朝家屋竟綿延到五里路外興化谷的山腳下。龍眼樹已經長得比樓屋還高。朝家的子孫每年輪流着管理，當辦雲恩公的祭祀。因為子孫多了起來，牠的價錢也跟着提高，這時已賣到十個小錢一個龍眼了。朝代早已換了兩三個，天下常常不太平，捐稅一年一年的多了。因此朝家的子孫漸漸爲了這株樹起爭執。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屋前有一株龍眼樹，可是怎樣也想不出法子。龍眼照例是一年結得多，一年結得少，有時甚至不開花，運氣壞的還得貼本錢。分配得不平均，便吵起來，罵起來，打起官司來。朝家的子孫從前是一個心的，現在四分五裂了，有時我聯這個，你聯那個，背着明晃晃的槍刀，擺成可怕的陣勢械鬪着。從前龍眼是救命的仙果，現在變了殺人的根原了。縣官好幾

次想把這株龍眼樹連根掘了起來，可是朝家的子孫又不肯。於是到了雲恩公的第十五世孫，朝家衰敗了。很多的人因這株龍眼樹流了可怕的血，斷了烟火。許多房子燒成了灰燼。

正當朝家的子孫走入這滅亡的道路的時候，一年夏天忽然來一隊過客。「唔！很好喫」，其中一個大商人嘗了嘗龍眼，這樣說。鄉人告訴他這是仙果，可以醫治百病以後；他提議要買龍眼樹了。他出了很大很大的價錢，一定要把龍眼樹搬到廣東嶺南地方去。但是朝家的子孫依然捨不得。他們寧願爲了這株龍眼樹鬧得朝家的烟火完全絕滅。給大商人挑擔的一個隨從卻獻了一個方法：買牠一根樹枝，可並不砍下來，用破甌盛土掛在樹上，把樹枝的中段埋在土裏，明年再來拿。朝家的子孫答應了，要他先付一半的價錢，還有五十千明年再交。他們想，這是蠢法子，決不會成功的。

可是第二年大商人再來時，爬開破甌裏的一點土，他們驚訝得伸出了舌頭：那

裏另外生了根了！這方法叫做「接」，大商人告訴他們說。

雲恩公的子孫們從此學會了聰明了。他們不再打架，一家一家的「接」起龍眼樹來。不到二十年，義利村滿是蔥綠的龍眼樹，果然如雲恩公夢中所見的，每株只距離五步遠，密密連接着。時候久了，不但義利村，興化谷，遍地都是龍眼樹，連石塘，東山，下林……一句話，興化府到處都有龍眼樹了。再過一些年代，鄰近的幾縣也學着栽培起來。龍眼的價錢也就跟着便宜了：遇着大年，一文錢可以買到一百五十個龍眼。於是朝家的子孫又起恐慌了。十幾代來，他們都是高價的專利，現在龍眼多了，卻賣不出去了。這五步一株的果樹，每年的出產好不驚人，每家每天摘下來，大大小小的當點心喫，當飯喫，口不停的嚼着，手不停的剝着，還只見龍眼在樹上裂了殼，腐了肉，紛紛下墜。牠已變成普通的果實，不復受人的重視和珍愛。

過了不久，朝家子孫中一個叫做桂元的終於想出了一種方法：他把龍眼曬乾，

裝了一隻船，帶着他的兒子正全，二全，三全，沿海北駛，到處上岸去叫賣。閩侯已有不少的人家栽種，浙江省溫州府人口不多，且對龍眼是仙果，將信將疑，台州，像山強盜多，有錢的人少，都不容易消售。他們眼看計劃將要失敗，正預備轉舵南歸的時候，卻忽然一陣大風，把船吹到一個奇異的地方。這裏的房屋櫛次鱗比的連接着，人口非常稠密，乞丐強盜一個也沒有，富人非常的多。原來這就是浙江省寧波府的境內了。他們從未聽見過「龍眼」這兩個字，也從未見到過這樣的果實，頭一次聽到見到，早已驚奇不小，又聽見是天賜的仙果，可以治百病，馬上爭着來買了。不到三天，一船的龍眼就賣得精光。桂元賺了錢，立刻帶了他的三個兒子，正全，二全，三全，下船南歸。第二年，他們裝了十隻大船，一直駛向寧波，靠岸不到三天，也就賣完了。從此桂元年年和他的兒子去寧波，他的名聲在寧波漸漸大了起來，幾乎無人不知桂元了。夏天一到，寧波人便喊着「桂元要來了，桂元要來了！」最後終於順口把龍眼喊成了「桂元」。

過了幾年，一個聰明的寧波富翁叫做孫冰的，看着這樣好的買賣，便把女兒嫁給正全，和桂元成了親戚，親自送他們到興化去，「接」了幾株桂元樹回來。他想，倘能因為這段親事，寧波也種起桂元來，豈不是樹了萬世之基！所以他毫不惋惜地把最愛的最聰明而且美麗的女兒嫁到隔海過洋的興化去了。可是不幸得很，他沒有這樣福氣，寧波的氣候地土和興化的大不相同，種了幾次，一株也活不成，一到秋天，他就萎枯死了。這使富翁孫冰氣得一病幾個月起不得牀。女兒已經白白的送給人家，他至少想報一點仇了。想來想去，他終於有了一種辦法：桂元殼不要丟棄，牠的效用和桂元肉一樣大，可以泡茶喫。他把這方法傳了開去，大家立刻相信了。肉可做補藥，自然殼也可以！結果，桂元的銷路打了一個大折頭。

但是，種智果，賣智果，智果喫大的人卻也有着聰明的辦法。正全，二全，三全，自從他父親桂元去世後，不久就想出了方法：他們造起大的爐竈，把新鮮的龍眼加火烘焙，隨後用黃色的顏料塗在龍眼殼上。他們說，太陽曬乾的靠不住，常常

會發霉，腐爛，不塗顏料的容易進濕氣——但是穀可從此不能當補品了！

這話有道理，寧波人全相信，過去的桂元的確常常發現發霉，腐爛，塗了顏料，剝出來的肉果然都是好的了，而且黃色的外殼又是多麼好看。但是孫冰富翁可不服，他知道這是火烘的，火氣大，有燥熱。他告訴人家，不宜多喫，每人每天最多只能喫十六顆，八顆十顆最適宜，不然，便會給他補倒。這話也有他的道理，寧波人也全相信。孫冰富翁和興化人是有着密切的關係的，誰不知道。

然而，這在正全，二全，三全，也並不為難。他們已經發明了修剪樹葉的方
法：龍眼快要開花以前，他們刪去了一大批枝葉，開花時再刪去一批，開完花再刪去一批。果子雖然少了許多，每一顆都是大的重的。寧波人喜歡大的，好看的，正合適得很。寧波人說焙乾的龍眼有火氣，告訴自己的小孩們說，這裏氣候比寧波熱，更不宜喫，又可以多出許多龍眼，多賣許多錢。這豈不是完全一樣？不但一樣，而且從此正全，二全，三全的名字在寧波出名了，他們的名字就變成了最好的

桂元的名號。這時興化的龍眼樹早已遍地皆是，其他樹木多被人家掘去，替代了龍眼樹。正全兄弟們所發明的各種方法，也已爲大家所知道，照樣的學着做，照樣的運到寧波去，只要是頂大的，殼厚到兩指捻不碎的塗黃色的桂元，寧波人就認爲是最好的正全，二全，三全。

可是過了若干年代，雲恩公的後代出了一個怪人。他生得巨頭方額，濃眉粗鼻，有犀利的眼光，爽直的脾氣，讀書知禮，能言善辨，綽號叫做大炮。他眼看着興化人怕喫的，認爲喫了要生病，有火氣的焙乾的龍眼，塗上了有毒的顏料，運到寧波去當唯一的補品，賺了大錢回來，心裏憤憤不平。他又看着最曉得喫新鮮龍眼的興化人，是挑選不大不小，殼薄核小肉厚味甘的，卻把殼大核大肉薄味淡的運到寧波去，當做最好的桂元，更加怒火上衝。

「這簡直太騙人了，我們興化人，」他說，「寧波人又何其蠢！我得憑我三寸不爛之舌，把這事情矯正過來！」

「事情早已這樣擺佈好，一代二代……也不曉得傳了幾百年了，你還有什麼話說！少放一點空大炮吧！」他的大哥綽號叫做圓眼的譏笑地對他說。

大炮圓睜着冒火的眼睛：「我偏要辦一批真正的好貨到寧波去，讓寧波人知道！我會告訴他們怎樣正確地分別龍眼的好壞！」

「寧波人早就慣了，不會相信你，不會買你的龍眼！」

「同你打下賭來！做不通，我就不再回來，把店鋪和龍眼樹全歸了你！」

於是大炮就自己動手起來，挑選殼最薄，核最小，肉最厚，味最甜，不大也不小的新鮮龍眼三百擔。焙乾了，不塗顏色，裝載上幾隻民船，浩浩蕩蕩駛向寧波口岸而去。船到寧波，他把親手寫成的幾百張廣告，叫人貼在通衢大街，自己又帶了幾個幫手。擔了貨樣，往富家大戶去遊說，把龍眼一個一個剝了開來請人家嘗試，說明殼厚核大的毛病，塗色的有弊無益……

但是，理由雖然簡單，容易明瞭，寧波人卻早已喫慣了不知多少年代，不肯輕

易聽信大炮的話。沒有塗色的，小的，不好看，這是寧波人的第一種理由。價錢便宜的不是好貨，這是寧波人第二種理由。從來沒有看見過不塗色的桂元，這是第三種理由。世世傳下來，正全，二全，三全以外，都不是頂好的，這是第四種理由；一句話，理由多着，任憑你大炮說得天花亂墜，爛了三寸之舌，也沒有人相信。

大炮可真糟了。他的三百擔龍眼除了送給人家嘗試以外，竟找不到一個小小的主顧。寧波人向來就不喜歡「大炮」這東西，牠實彈的能殺人放火，空的是牛皮！這次像有誰故意作弄大炮似的，立刻就用他的名字代替了他所帶來的「桂元」。「大炮？不是真正的桂元！」大家這樣說着，搖了一搖頭，微笑地射出輕蔑的眼光來。

大炮不能回家了。他討厭興化人，也討厭寧波人。既然打下賭來不回興化，就只得在寧波住下。他改了職業，做了木匠，討了一個寧波老婆，生了幾個兒子，永久流落在寧波。每年興化桂元進口的時候，他就拍着桌子操着興化口音罵了起來：「古怪（芭）的興化人！古怪的寧波人！」他一直到死，再也不喫桂元。只有他的太

哥綽號叫做圓眼的，心裏時時記念着，他每年到寧波來做生意時，給他另外帶來了一些不大不小，殼薄核小肉厚味甘，沒有塗色的真正龍眼。這是他所喜歡的，纔感慨地嘗了幾顆。他死的時候，立了一張遺囑：子孫們不許喫桂元，只許喫他大哥帶來的那一類圓眼。遺囑上還寫着理由：桂元是殼厚，核大，肉薄，味淡，並不能補身治百病，只有圓眼殼薄，核小，肉厚，味甘，可當補品。

他死了以後，他的子孫服從着他的遺命，從不喫桂元，但喫圓眼的後代所送贈的圓眼。時候久了，戚族的關係漸漸疏淡，大炮的子孫常常喫不到圓眼。只有某一年天下大亂，長毛圍住了興化城，興化人纔倉忙地把沒有十分成熟的龍眼隨便烘了一下，來不及塗顏料，偷偷地從興化府涵江鎮裝上民船，駛到甯波來。價錢賣得非常便宜，寧波人很少有人家看得上眼，說這是大炮的圓眼。因為沒有真正的桂元進口，纔不得已的買了一些。大炮的子孫這一年算是喫了一個痛快。可是這離開大炮死的時候已經幾百年了。

唔！……

註「古怪」二字在與化人有才皮刻薄之觀。

戀愛行進

1. Good morning

學校裏的空氣忽然改變了。從前是多麼冷靜，現在是多麼熱鬧。到處都聽見「Good morning」——

這是從那個矮子先生去了以後，瘦子范先生來接課的第一天開始的。他第一次跑進課堂，沒有翻開書本來，整整的講演了一點鐘。他說，學英文必須練習說話。

他叫我們每天見面時說「Good morning」，散學時說「Good-bye」。那些男同學歡喜得跳了起來。范先生還沒有走出課堂，他們就亂叫着「Good morning」和「Good-bye」。但是我們女同學，沒有這樣的膽量，或者是不愛胡鬧，或者是以爲中國人對中國人說外國話是可笑的。男同學最喜歡對我們說這些話，我們老是不回答他們。有一次開級會的時候，曾有一個可惡的男同學提議，見面不說這兩句話的，要罰。他故意做出醜臉，望着我們幾個女同學。還有一個人提議，以後不但同級的人見面要說這兩句話，連全校的先生和學生也得說。他們議決，不說這話的人，給他一個綽號：啞吧。這個議決案一出來，全校的人都不喜歡被許多人指着叫啞吧，只好也跟着說了。

咳，真鬧得不成樣子！一想到那種情形，汗毛就豎起來了。

昨天早晨，約生還叫着我的名字，對我說過：「Good morning 曼麗！」這真使我爲難。我只得輕輕的回答了他一句：「Good morning」，立刻轉過身來。

「Good morning，曼麗！」今天早晨，他又對我說了。我原是低着頭，裝做沒有看見誰進來的樣子的。他既大聲的說，又叫出我的名字來，我又不能不回答了。我實在不喜歡「Good morning」。說「Good morning」的人，心裏真有希望別人好的誠意嗎？

一、Come to me

約生常常到我家裏來了。

他對我的爸爸叫伯父，對我的媽媽叫伯母。他很尊敬他們，很對他們親熱。他們也很喜歡他，時常留他喫飯。有一次，他帶了他的雪次來，我們的克明不准牠進來，吵過架；但以後牠們熟了，一見面就搖着尾巴，很要好。

「Come to me！」他幾乎天天要我到他的家裏去。

但我只能一禮拜去一次。並不是我討厭他的家，他的爸爸和媽媽都很和氣，他

的弟弟妹妹正像我的立瑟和碧珊，一樣的可愛。他的雪次也和我家的克明一樣的好玩。我是覺得，我和約生既然天天在學校裏見面，就不必再到他的家裏去會他；況且他又常常到我的家裏來。一禮拜一次，去拜訪他的爸爸媽媽和弟弟妹妹，順便帶着克明，讓他和他的朋友雪次玩玩，我覺得已經儘够了。

還有一層，我覺得很爲難。就是我對他的爸爸和媽媽，不好稱呼。約生對我的爸爸媽媽，是叫伯父伯母的。但我不能學着叫，因爲我本來有伯父伯母，如果學着叫，兩個伯父，兩個伯母，就不能分別了。我對他的爸爸媽媽，只能叫陳伯父陳伯母。我曾經問過我的爸爸，媽媽說是對的。但是，加了一個「陳」字，總覺得生疏了許多。約生對我的爸爸媽媽這樣親熱，我對他的爸爸媽媽却這樣生疏，這是很對不起約生的。因此，見到他們時，只得把「陳」字說得輕一點，把「伯父伯母」說得稍微響一點。可是，這樣辦法，我仍覺得抱歉，話還沒有出口，我的面孔就紅了。

「Come to me」約生總是對我這樣說，無論放學的時候，從我家裏出去的時候。

「Come to me」甚至我剛剛從他家裏出來的時候，他也這樣說。

我想，這是一句不通的外國話。正和「Good Morning」一樣，沒有什麼意思的。

三、How beautiful you are!

昨天約生對我說了一句奇怪的話。

「How beautiful you are!」這就是他說的。

說這話的時候，是在晚上。他從他家裏送我出來，到了公園的門口。他望一望四面沒有人，便低聲的對我說出這一句話來。我本來已經拒絕了他到公園去，但聽見了這一句話，我倒想問問他，我到底那些地方生得好，就不知不覺往公園裏走進去了。

「beautiful？」我低聲的問他，當我們在冷靜的草地上坐下的時候。

「Yes, yes, very very beautiful！」他靠近着我，這樣說。

「什麼地方生得美呢？」

「什麼地方？」他想了一想，纔繼續的說，「眼睛。」

「怎樣是美的呢？」

「又大又圓。」

「還有呢？」

「眉毛。」

「怎樣美呢？」

「又細又長。」

「還有？」

「紅的嘴唇，黑的頭髮。」

「還有嗎？」

「多得很，說不清楚，一切都 beautiful！」

我很高興，我原來生得非常的美麗。這是第一次，人家說我生得美。我平常總覺得自己醜得很，什麼也不如人家。那曉得剛剛相反。昨晚一回到家裏，立刻對着鏡子仔細評論起來，果然我的眼睛又大又圓，眉毛又細又長，嘴唇是紅的，頭髮是黑的。

但是，昨夜躺在床上想了一夜，覺得約生的話須打一個折頭。據我所知道，眉毛是可以剃了再畫的，嘴唇和頭髮原是紅的和黑的，要更紅更黑，也容易得很。只有眼睛的大小方圓，改變不出來。可是，又大又圓的眼睛並不一定美，小的細的也並不一定醜。我的身材，我的手，我的足，到底怎樣，約生可沒有明白說，也許是醜的，所以他不說了，只是籠統的稱讚一下。我的牙齒不很整齊，我的額角上有一個傷疤，約生應該早就看到，難道也不醜，而且美嗎？這更使我不相信了。

「How beautiful you are!」我緊緊地記着他的話。我非常願意他多說幾遍。

我很喜歡聽「How beautiful you are!」

但是，我也知道「How beautiful you are!」須打一個很大的折頭。

四、I love you only

約生發了瘋了！

「I love you only!」他竟對我說出一句這樣的話來。

我以前並沒有看輕他。我總是把他當作一個好人看待。誰曉得他竟毫無心肝！

「I love you only!」爲什麼他要這樣說呢？難道他不是父母生的嗎？他不是

喫飯長大的嗎？

真是豈有此理！昨天早上還沒有上課以前，我和他在花園裏遇到了。他要我到最沒有人去的地方，對我說了這句話。我立刻就生氣了。

「You, love me, only?……only?」我幾乎說不出來了，我的聲音是多麼顫動。

「Yes, you only!」他很堅決的說。

「No other can you love?」我又嚴厲的問他。

「No! Save thee alone!」他勇敢的加上這句話。

我立刻轉身跑了。我不願意聽見這種話。在課堂裏，我一天沒有抬起頭來。我不願意看見約生。一直到今天，我都沒有理他。今天早上，他一定又到過我的家裏。但是我早就跑出來了。他曾在學校的花園裏尋我，但是我在公園裏。過了九點鐘，我纔進學校的門。喫午飯的時候，我遞給他一封短短的信，沒有別的話，只要他以後不要找我，我們斷絕朋友的關係。我看見他紅了臉，很慌張。

這完全是他自己不對。他不能怪我。

他愛我是真的。我也願意他能愛我。就是我自己，我應該承認，我也很愛他的。但是，說只愛我一個人，就顯得他毫無心肝了。他的爸爸媽媽很愛他，他應該

不愛他們嗎？他的弟弟妹妹很愛他，他應該不愛他們嗎？他的雪次很愛他，他應該不愛他嗎？像我，我雖然愛他，我還得愛我的爸爸媽媽，愛我的弟弟妹妹，愛我的克朗，愛我的許多的朋友。我願意愛我的人愈多愈好，我也願意愛所有的人，甚至像克朗那樣的狗。

「I love you only!」我絕對不能說這句話。

Why?

因為我是一個有心肝的人。

五、Thou hast my heart

可憐的約生！自我和他絕交以來，他完全變了另一個人了。他本是一個很活潑的人，喜歡和人家講話，面上常常露着笑容；但是現在，現在像一個半死的人了。他總是低着頭，不說一句話。他的面孔一天比一天青白了。他好像生着大病一樣。

他爲什麼變得這個樣子呢？難道因爲我不理他的緣故嗎？約生是一個聰明的人，我不相信他會不瞭解我。我原是他很好的。我對他沒有一點惡意。只要他明白了，愛着我又愛別的人，我就會原諒他。和他絕交，無非是希望他能够明白這一層。媽媽已經問過我許多次數，爲什麼約生不到我們家裏來了？但爲了約生，我不能把實在的情形告訴我的媽媽。媽媽要是知道了，一定更生氣。這不是一樣嗎？倘若我對媽媽說，我不愛她，也不愛爸爸，也不愛弟弟和妹妹，我只愛約生一個人？我要是和約生一樣，說出這句話來，我的爸爸媽媽弟弟妹妹，不曉得要傷心得什麼樣子，氣得什麼樣子哩！

但是，約生不曉得因爲什麼，近來糊塗了。他沒有明白我的意思。他對我似乎很生氣。他見着我，連招呼也不打了，總是轉過了頭去。我寫信和他絕交了，但是我並沒有說，連 Good Morning 也不要講。范先生有好幾次睜着眼睛望望我，又望望約生；好幾個朋友常常低聲的談論着，眼光對着我和約生，他們一定在那裏奇怪

我們，說不定還在批評我。

「Good morning 約生！」昨天早晨，當我在校門口遇到他時，我對他說。他沒有回答，只抬起頭來，睜着眼睛望着我，眼光顯得很可憐的神情。

「You are mistake, 約生，」我繼續地說，「我是好意——我仍舊很喜歡你的。」

他呆了一會，仍一句話也不說，轉身走了。我看他的眼睛裏眼水漸漸多起來了。咳——約生——怎麼這樣可憐呀！

「Thou hast my heart!」

我今天接到了一封信，拆開來看，只有一張小小的字條，寫着這幾個字，沒有具名，也沒有我的名字。但那明明是約生寫給我的。我認得出他的字。

我很高興，約生和我並不就真的絕了交，我願意仍和他像以前一樣的親熱。他要是真的不理我了，我也很寂寞的。

不過，「Thou hast my heart」，我不贊成。這種話只好詩裏寫寫，嘴裏唱唱，很押韻，很好聽，事實上萬萬做不到，也萬萬不能這樣講。我們的心都在我們自己的身體內，別人從來看不見，自己也從來看不見，更不要說摸到牠，拿了去了。我的心終歸是我的，他的心終歸是他的。

How can I have your heart?

Poetical phrase!

六、Kiss me again!

我和約生恢復從前的交情了。前一星期，我到他家裏去了一次，和他談了不少的話，他恍然明白了。他承認我的話是對的，知道了他自己的錯誤。他聽見我說他很愛他，感動得幾乎掉下眼淚來。他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靠到我身上。他的心中像有很多要說的苦惱的話。我覺得他真可憐，輕輕地撫摩着他的頭髮，最後，他仰

起頭來，默默的望着我，過了許久，低聲的懇求我說：

[Kiss me!]

可憐的約生！我完全依從他了。我猜想得到他的心是在怎樣不安的跳動着。

我們從此是最要好的朋友了。約生又幾乎天天到我的家裏來了。他常常說我是一個 angel，又慈和又美麗。我但願真能這樣。

[Kiss me again!]

他常常這樣的要求我。

是的，我願意常常和他 Kiss。正像我和媽媽弟弟妹妹克明等常常 Kiss 一樣。我喜歡他們，愛他們，所以我常常和他們 Kiss。人家說，Kiss 是很甜蜜的。但我倒沒有這樣覺得。我以為只要嘴巴不臭就够。Kiss 不過是表示親熱的意思罷了。約生是我要好的朋友，所以我也應該常常 Kiss 他。

約生的 Kiss 常常比別人的 Kiss 來得有力，來得長久。我好幾次給他 Kiss

得透不過氣來。我真當不住他的 Kiss。但這樣的 Kiss 自有另外一種趣味。我倒也願意。所差的只是他不常先 Kiss 我，老是要我先 Kiss 他。

[Kiss me again! Kiss me again!]

爲什麼不先 Kiss 我呢？約生也該先對我表示親熱纔對呀。像爸爸媽媽，總是先 Kiss 我的。他們可很少要求我先 Kiss 他們。約生既要和我 Kiss，我想他最好是這樣說：Let me kiss you。其實呢，即使改做這句話也是多餘的。我從來不會拒絕過他，他要 Kiss 我就 Kiss 我好了，用不着向我要求的。

我現在和約生的 Kiss 已經比和什麼人的 Kiss 都多了。這要給媽媽知道了，實在是大大不妥當的。我不能讓媽媽生氣，說我對約生比對她還親熱。然而約生總是 Kiss 了一次還要 Kiss，Kiss 了一次還要 Kiss。

Again, again, again……

真淘氣！

七、Marry me

這幾天來，約翰忽然對我提出了一個嚴重的要求？

「Marry me!」

他第一次向我要求，是在一個晚上，地點是在公園裏。他先要求我和他John，一次又一次的熱烈的John以後，他忽然說出這一個要求來。

我給他呆住了。我不曉得怎樣回答他纔好。過了許久，我纔這樣的問他：

「嫁給你有什麼好處嗎？」

「你將使我無邊的幸福！」他說。

嫁給了他，怎能使他這樣。我實在想不明白。他既然有這個要求，多少總是有點好處的。但我能得到什麼好處，他可沒有說出來。

「Marry me 曼麗——」

「讓我仔細想一想吧，」我只好這樣的回答他。

這問題真使我爲難。約生的要求常常是不能拒絕的。但如果於我沒有好處，或竟有害於我，我又怎能答應他呢？

我從來沒有想到過這事情，現在不得不仔細想一想了。然而，我從來沒有嫁過人，沒有一點經驗，想了幾天，還是不明白。

What is 嫁人？嫁人的意義怎樣呢？嫁了人做些什麼事，過些什麼樣的日子？憑我所知道的，只有這一點：女的嫁了人，叫做 Wife，那個男子便是 Wife 的 husband，wife 是和 husband 住在一起的。wife 須聽 husband 的話，跟着 husband 走。隨後 wife 就不曉得怎樣生下小寶寶來，喂奶，洗尿布，把小寶寶養大。

此外還有什麼，有利或有害，我不能知道了。這事情，我本想問問媽媽看的，但媽媽從來不愛和我講到這些事情，我想不好意思問她。然而，只就我所知道的着

想，我覺得也够不利於我了。我喜歡小寶寶，可是喂奶洗尿布，是非常辛苦的，而且很骯髒。至於跟着 husband 跑，掉開了我的爸爸媽媽和弟妹，我不願意。husband 只有一個，爸爸媽媽和弟妹是四個。我寧可不要 husband。

「Marry me!」

約生總是天天向我要求。我不能拒絕他，但也不能允許他。怎樣纔好呢？我想這問題還是讓我多想幾年再說吧。因此今天早晨，我決定了一個答復了。

「Marry me 我的曼麗！」

「請你三年以後再問我吧，我的約生！」我這樣的回答他說。

八 • Good-bye

約生今天到北平去了。這真是意想不到事情。前兩天他的爸爸忽然接到了一張電報，於是便忽忽忙忙的今天帶着全家去了。

我虧得沒有答應約生，嫁給他。不然，今天怕也被他帶到北平去了。約生的爸爸帶着約生走，約生自然又得帶着我這個 wife 走的。我雖然不忍離開約生，但叫我離開我的家，我更不忍。

就是約生，也何嘗不然！

他是怎樣的離不開我，怎樣的願意和我在一起。可憐的約生，爲了我，不曉得流過多少眼淚了。但是他也終於不能不跟着他的爸爸走了。

我昨天一天沒有到學校去，只是陪着他在公園裏。他說他願意等我三年，但願我們能够天天見面，時常 kiss。但是現在，kiss 不能，見面也不能了。他說他從此活着沒有一點趣味了，還不如死了好。他說着：眼淚紛紛落了下來。我盡力的安慰他，好容易纔使他收了眼淚。

「How can I leave thee, how can I from thou part? Thou only hast my heart, sister believe……」

這一首英文歌，他低低的唱了許多次數。他的眼睛裏含着眼淚。

真的，他心碎了，我也不能不陪着心碎呵。

我今天早晨送他上車。八點半鐘，火車開動了。

「Good-bye 曼麗！」約生在窗口搖着手。

「Good-bye 約生！」我也搖着手。

約生終於離開我了。

咳，離別，無論怎樣捨不得，要 Good-bye 還是要 Good-bye 的。

Good-bye! 約生！但願 don't forget me!

夜

夜？

你叫我寫什麼樣的夜呢？

好吧，你把題目說出來，先讓我記在這裏。但你不要說得太快了，我寫字向來是慢的，記憶力也不大好。你要是說得太快了，我便會弄錯的。好了，你的題目是：

「在黑夜中你曾經想過什麼？」

在黑夜中你曾經做過什麼？

在黑夜中你曾經聽過什麼？

在黑夜中你曾經見過什麼？

夜是恐怖的？ 夜是寧靜的？

夜是瘋狂的？ 夜是慘酷的？

夜是悲涼的？ 夜是神祕的？

夜是歡愉的？ 夜是沉醉的？

夜是哀愁的？ 夜是偉大的？

不錯，你的題目確實不錯。從你這幾句話裏我們已經得到很多的暗示，聽得怎樣下筆了，

但是，範圍似乎太大了，你覺得？你要一個更清楚的說明嗎？更好。我把牠記下來就是：

「倫敦之夜。巴黎之夜，柏林之夜，東京之夜，上海之夜，馬來半島之夜……」

以至我鄉之夜。夜是一樣的黑，但在夜中出沒的却各各不同。譬如上海之夜，我們可以看見女人在街燈下站班，巴黎之夜有喝醉了酒的莽漢在馬路上打架，廣州之夜，是「魚生粥」與載糞車並駕齊驅。我鄉之夜，却祇有狗叫。

「春之夜，夏之夜，秋之夜，冬之夜……以至狂風暴雨之夜，亦要。

「春之夜要發悶，夏之夜要拍蚊子，秋之夜彷彿有鬼叫，冬之夜最好，但馬路上……

「此外，恐怖之夜，神祕之夜……亦一律歡迎……但不歡迎和愛人在月下談心這一類之夜……」

唔！夠了，夠了！不要再多講了。我寧願自己寫，不願再把你的話抄記下去了。

如果你需要繕寫員，把你從早到晚說個不完的話記下來，你還是去登一個分類廣告，徵聘一下吧！你只需要一個繕寫員，我担保你有兩千以上的人來應徵！我不。這在我太沒有趣味了……我寫我的夜了。

夜。

我所寫的夜不是倫敦之夜，不是巴黎之夜，不是……以至於你所講的我鄉之夜。沒有在街燈下站班的女人，也沒有在馬路打架的莽漢，不說「魚生粥」和載糞車並駕齊驅，也不提到狗叫。

我所寫的夜，是在：某一個地方。

你不要反對我。「某一個地方」，這是成千成萬的名著中所常見的。不論是沙士比亞，哥德，巴爾扎克，托爾斯泰，辛克萊，以及現在的普羅文學家，或剛到過中國的蕭老頭兒，都這樣寫過。倘若你願意，這某一地方的夜，就不妨當做倫敦之夜看，當做巴黎之夜看，當做紐約或東京之夜看，上海等等之夜看。總之，隨你喜歡。倘若你要添加一些女人站班，莽漢打架，魚生粥和載糞車，以及狗叫，也任憑你的喜歡，我並不反對。我祇說我所寫的夜，是在：某一個地方。

季節呢？一樣的，我不說出春或夏，秋或冬。蚊子有沒有。鬼叫不叫。由你去

擺佈。我祇和許多小說家一樣，說這夜是：某夜。

不過，在日子方面，讓我下一個注解。這個「某夜」是正當我們中華民國慶曆某月的十五。

你不要慌！不要以為這是題目裏限制着的：十五正是月亮最明的一夜，你不喜歡月亮，我早已想出了一個辦法了：天上有雲。

這一夜所演的故事的主角是兩個人：一個年青的男子，和一個年青的女子。

哈，你又要誤會了！一個年青的男子和一個年青的女子在一起，不見得就是愛人。丈夫和妻子，不也是一個男子，一個女子嗎？年老的夫婦固然有，年青的夫婦不也是多着嗎？夫婦和愛人有很大的分別。我說的是夫婦，不是愛人。不要誤會！他們已經結婚一個月了！

談話是有的。你要沒有談話，我可寫不出啞劇。你不能禁止兩個人在一起不談話，倘若你不放心，怕這談話就是「談心」，那末，我叫他們吵架就是了。這可合

你的心意，你這個頑固的老頭兒？

唔！聽着！我的夜的故事開始了……

某一個地方，某夜，正當我們中華民國廢曆某月十五的一天夜間，有一個年青的男子和一個年青的女子，一對已經結婚一個月的年青夫婦，在月下，在有雲遮着的月下談話——吵架……

沒有那末快！這樣快，便和新聞紙上的記載一樣了。故事的開始是夜。
夜。

朦朧的夜。因為雲在天上遮住了月亮。然而並不黑。因為正是月圓的夜。所以我說牠是朦朧的夜。這正像我們這時代，似乎光明，又似乎黑暗。也正像我們人類，似乎聰明，又似乎愚蠢。也正像我們的腦子，似乎很新，又似乎很舊。倘使這些譬喻，還不能使你十分明白朦朧的夜究竟是什麼樣的夜，你不妨回想一下你從前喝醉了酒的感覺：天和地是有的；然而天好像在你的腳下，地好像在你的頭上。要

是你仍不明白，或者你向來沒有喝醉過酒，那末，你就想一想當你呼呼地睡得正熟的時候，突然一個人拍了你一下，把你的眼睛驚開的一瞬間，所看見的是什麼。這個起碼的經驗，你總該有過。你決不能說你從來不曾睡過覺，你也決不能說，你每次睜開眼睛來的時候，夜是一樣的黑。

我的朦朧的夜就是這樣的夜。說是月圓的夜一定很明亮，然而天上有雲；天上有雲的夜，一定很黑暗，然而到底是月圓的夜。在這樣的夜裏，大地上的一切也都顯得很朦朧。例如山，像在遠處又像在近處；水，像是清的又像是渾的；樹木，像是高的又像是矮的；紅的花像是綠的；白的牆像是黃的；人像是鬼鬼像是人……一句話，一切都模糊不清！用革命家的熟語來形容，這是灰色的態度，模稜兩可，騎牆派的夜，然而，在詩人却認為這是最有詩意的夜，最能觸動他的靈感的夜。在哲學家這是最神祕的夜，玄之又玄的夜。他們都說，人生的意義就在這裏了，宇宙的生命就在這裏了。在這樣的夜裏，他們自會感到寧靜，感到歡愉，感到沉醉，感

到悲涼，感到哀愁，感到恐怖，感到慘酷和瘋狂，感到神祕和偉大。他們並不一定要在倫敦的夜裏，巴黎的夜裏，什麼什麼地方的夜裏；也並不一定要點綴着街燈下站班的女人，馬路上打架的莽漢，以及什麼什麼狂風暴雨等等的東西。

唔，你喜歡這樣的夜嗎？我所寫的夜就是這樣的夜：朦朧的夜。

在朦朧的夜裏，我們的主角出來了。主角的身材是高是矮是瘦是肥，不如不提，因為在朦朧的夜裏。一切都是模糊，不但如此，就連他的姓名，我們也不容易記得清楚，我們不如叫他詩人，因為他原來是一個詩人。

詩人在這樣的夜裏做什麼，我們不能十分清楚，在他沒有對我們開口以前。我們祇曉得他在朦朧的夜裏獨自徘徊着，口裏吟誦着詩句，有時像感到歡樂，有時像感到悲哀，有時寧靜，有時恐怖，有時歎歎，又時叱咤。他像在回憶過去，像在夢想未來。當他快樂的時候，我們可以看見花草橋木都像在笑着。當他苦惱的時候，我們可以看見一切都皺了眉頭。他的恐怖使一切戰慄。他的憤怒足以震盪一切……

詩人徘徊着，徘徊着。他的思想完全沉沒在夜的朦朧裏了。正當他自己和夜融合爲一的時候，他的眼前突然顯出一個影子來。那影子好不輕飄，只在他的眼前晃了一下，便沒入在樹木的暗處。他彷彿在一霎那間已經瞥見了那是一個美麗的女人，他相信他的耳朵已經聽見了女人的沙沙的衣服的聲音，以及輕微的足音。於是他便不知不覺的往那邊躡了去。爲着什麼，他還沒有工夫想到；而我們，更不能知道。

詩人走到樹木的暗處，發現那影子已經攔入在花叢裏了。在這第二次的霎那間，他證明了他的眼睛和耳朵沒有欺騙他：他瞥見了她穿着一件輕薄的白衣。女人，女人！他的慾望就有意識地出來了。他第二次舉起脚步，向花叢走出去的時候，我們立刻知道了，他是想親近那女人。

然而待他走到花叢邊，他又撲了一個空。而他的手却遇到了刺。他低頭一看，原來這裏有一朵白色的薔薇，嬌嫩而且鮮豔。於是我們詩人的靈感立刻出來了。我

們可以聽見他這樣的低吟着：

白的薔薇，

可愛的嬌嫩的薔薇，

你開在朦朧的夜裏，

隱藏在幽靜的花叢裏。

你的刺呵，

給了我深的創傷！

唉，這首詩的意思很明白，我們立刻可以斷定我們的詩人已經深深地愛上那個女人了。你要是不信，你不妨看看他做的什麼；他已經把那朵薔薇花摘下來了。他把牠捧在手裏，對着牠低聲的反覆着他的詩句。隨後，他的頭漸漸低了下去，他的唇觸着薔薇的花冠了。

這時我們可以看見詩人的情緒了：他的心起了戰慄，他的呼吸短促得像要窒息。

的一般。悲哀與歡樂同時統治着他的整個的靈魂，從他的眼中湧出來了生命的淚珠，紛紛落在薔薇的花冠上……

他看見他所追求的女人漸漸向他近來了。那是一個怎樣美麗的女人，我們且聽詩人自己的頌讚吧：

呵，女人！

你的眼睛裏閃爍着靈魂，

你的嘴唇上跳躍着生命；

青春在你的額角上，

歡樂在你的口角上；

你的肌膚和晚霞一樣的紅嫩，

你的服裝和浮雲一樣的輕飄，

你是朦朧的夜中的 Venus，

你是詩人的生命和靈魂！

美麗的年青的女人呵，

我是你的永久的奴隸！

.....

唔，你不要誤會，說我又大膽地超出你的材料的範圍了。這雖然是情詩，然而和愛人談心是有分別的。而當我說這話的時候，我們的詩人雖然已經在熱烈地和他的女人接吻了，但是我告訴你，那是一朵薔薇花呢！詩人原來是在朦朧的夜裏做他的甜蜜的夢。因為這樣，他的靈感纔能出來，他纔能產生他的詩的傑作。

但是當他的詩的傑作將要完成的時候，他的夢忽然驚醒了。我告訴你，我的故事中的真正的第二個主角出現了。你應該還記得，這一個主角是誰吧？自然，那是一個女人，詩人的妻子了。

她露着蒼白的面孔，突然出現在詩人的面前，詩人的面孔通紅了。你不要問

我，說在朦朧的夜裏，怎能看得這樣清楚。你應該知道，他們這時正是面對面的站着，他們可以看得清楚的；而且自己的面孔變成了什麼樣子，他們自己也是感覺得到的。

對了，他們的面孔變了顏色了，他們的呼吸都急促了，他們幾乎有五分鐘的時間，都說不出話來。

「你在這裏幹的好事呀！」詩人的妻子終於氣忿忿的說了。

「什麼？我的親愛的妻子！」詩人小心而且戰顫的說。

「誰是你的親愛的妻子！」她說着，立刻從詩人的手裏奪過薔薇花來，把牠撕得粉碎。「人在那裏？說出來吧！」

「誰呀？」

「誰呀？你自己說吧！誰送給你這朵花？哼！」

「原來你又誤會了！這是我自己在這裏摘的呢！」

「自己摘的！說得真像！吻了一次又一次！天呵！你待我好刻薄！沒有結婚以前，你天天追逐着我，連我的足印都要頌揚一下，我的裙邊都要吻幾遍，做了一大堆的詩給我看，顯得你是怎樣的愛我！現在，結婚剛一個月就對我冷淡了！無論到那裏去都不帶我去，也不通知我了！在這樣的夜裏，竟一個人到這樣冷落的地方來和別的女人幽會吻了一次又一次的吻她給你的花！把我丟在冷房裏！沒有心肝的人！驅女人的惡魔！不要臉的光棍！……」

唔，現在你可高興了他們終於吵架了。詩人的妻子罵得好厲害！還有許許多多的話，我不及告訴你了。要緊的是，我得趕快告訴你，詩人也發氣了。他說：

「你自己想想看吧！沒有結婚以前，你對我又怎樣呢？你天天稱讚我的詩，把我的詩讀得爛熟。說我是一個最有天才的詩人！你天天送花給我！我的衣服或鞋子，那裏有了一點灰塵，你就立刻自動的給我拭乾淨！你親自泡茶煮菜給我喫！現在呢，詩也不要看了，花也不送了，衣服破了也不管了，茶也不泡茶也不煮了，叫

你的時候，總是懶洋洋的，這裏痛，那裏酸，不要麻煩你！你這討厭的女人！虛偽的女人！無用的女人！……」

「什麼！你現在厭煩我了，就把我看得這樣的壞了！哼！狼心狗肺的男人！得不到女人的時候，天天纏着我，說好話，寫情書，『我的唯一的愛人』呀，『我的生命』呀，『我的天使』呀，『我完全是你的』，『我是你的永久的奴隸』呀，什麼話都說得出來，什麼事情也做得出來！……現在，天呵，結婚纔一個月，就這樣討厭我了，就這樣罵我了，就要把我丟棄了！……」

「是呀！結婚纔一個月呀！現在，你厭煩我了！你再也看不起我了！你要我整天整夜的伺候着你！你不再說『我愛你』，『我永久的愛你』，『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靈魂』，『你是最有天才的詩人』！不，你不許我再做詩了！你連我一個人，在夜裏徘徊一下，想幾句詩也不准了！……」

夠了！吵架已經吵得很兇了。這到底是叫人厭煩的，正如他們纔結婚就起了厭

煩一樣。要吵下去會有一個什麼樣的結果，沒有誰知道。我想最好還是大家就此收場吧。你看，詩人的妻子早已明白我的意思了。她現在不再和詩人對罵了。她只是流着淚，哭泣着，哭泣着。這是最好的方法。我們的詩人也早已明白了這個。他現在也不罵了。而且，你看，他過去扯她的手了。

「還是大家不要誤會吧，」詩人說，「我告訴你，我在這裏做什麼。我老實說，我看着這樣可愛的朦朧的夜，禁不住起了遊興。不帶你一道來，是怕你疲倦。但是我已經想好，帶一朵花給你，而且做一首詩給你。於是我獨自出來了。你不信，可以看我手上的創痕。要不是自己摘的，怎會被牠刺傷……你再不信，我可以把我還沒有做完的詩背給你聽……我一次兩次吻着薔薇，正是我最思念你的時候，也正是我的靈感最湧激的時候，我完全把薔薇花當做你，把你當做薔薇花了。你聽我背給你聽吧……」

「誰要聽你的歪詩！」

「這一次可非聽不可了，親愛的妻子！

神秘的朦朧的夜呵，

你比一切的夜更偉大！

你的世界裏，

有寧靜有歡愉，

有沉醉有哀愁，

有悲涼有恐怖，

有瘋狂有慘酷！」

「真無聊！亂湊一場！十足的歪詩！」詩人的妻子說。

「聽下去吧，還有更好的呢！我不是告訴過你，我看見了一朵白薔薇嗎！

在神祕的偉大的朦朧的夜裏，

在幽靜的花叢裏，

隱藏着一朵白色的薔薇。

呵，薔薇！

你閃爍着靈魂的薔薇，

你跳躍着生命的薔薇！

你是青春與歡樂的代表，

你是美麗與愛情的象徵！

你就是我的可愛的妻子，

我就是你的忠實的丈夫！」

「咳！你的詩越做越壞了！」詩人的妻子說，「怎麼會想到妻子和丈夫來！把他們改成一對愛人，不就是一首很有天才的詩了嗎？」

「但是親愛的妻子，在這世界上，已經結婚過的詩人是不許提到愛人的呢！這樣說了，人家會誤會，會妒忌，會厭煩的。這就是我的傑作不能完成的緣故了。」

「咳，你真是一個可憐的天才的詩人呵！」詩人的妻子這樣說着，已經緊握着詩人的手了。

在朦朧的夜裏，我們彷彿已經看見他們緊緊地抱在一起……唔，你不要反對。不叫他們和好如初，又怎樣呢？在這個朦朧的夜裏，叫他們破裂到底，另外去找愛人，人家是更反對的呢！

以後怎樣，我不再告訴你了。自然，他們在這樣偉大的神祕的夜裏還有很久的談心，但是我的故事必須把談心的事丟開，如你所希望的，到這裏結束了。

你一定很失望。以為這樣的夜的故事太平凡了，是嗎？是的，這實在是一個非常平凡的故事。但是正因為牠非常平凡所以我稱讚我的故事是好的。這樣的故事，並不限於上海，巴黎，倫敦，紐約，或柏林，這是到處都有的夜的故事。我敢決定你，在朦朧的夜中，你曾經想過這樣的故事，曾經見過這樣的故事，曾經聽過這樣的故事，曾經做過這樣的故事，你做過？你一定提出抗議，說你並不是詩人。

但是我告訴你，詩人原來也是和我們一樣的人，我們大家都有做詩人的資格。

倘使你說，至少現在還不是，所以現在還沒有做過這樣的故事，那末，我回答你，你將來一定會成爲一個詩人，你將來一定會做到這樣的故事。

唔，讓我重覆的問你一下吧：

在朦朧的夜中你曾經想過這個？

在朦朧的夜中你曾經做過這個？

在朦朧的夜中你曾經聽過這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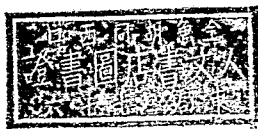
在朦朧的夜中你曾經見過這個？

這樣的夜是恐怖的？是寧靜的？是瘋狂的？是慘酷的？是悲涼的？是神祕的？

是歡愉的？是沉醉的？是哀愁的？是偉大的？

你說一樣都不是嗎？我說，那是你沒有仔細想一下！你要能仔細想一下，會覺得朦朧的夜是什麼都有，比一切的夜更好的！唔，仔細想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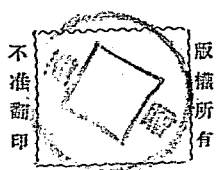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發行

小小的心

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	者	魯	彥
裝	幀	者	陳
發	行	者	之
印	刷	者	佛
		天	馬
		書	店

總發行所：上海 老靶子路二四九號 天馬書店

分發行所：各省各特約所各大書坊



7.63
7-3